

漢書門類		四	
一	二	三	五
二	一	一	五
六	二	五	號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漢書
三	四	
六	一	三
函	二	一
一	六	五
四	二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315
冊數	126 (39)
函號	276 2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周禮註疏卷第十六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曾朝節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劉應秋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旅師掌聚野之糶粟屋粟間粟

野謂遠郊之外也糶

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

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間粟間民無職事者所

出一夫之征粟也間音闕旅師至間粟釋曰此旅

闕註同師斂六遂之稅六遂在野

故云掌聚野之糶粟之等也野謂至征粟釋曰

云野謂遠郊之外也者案鄉大夫野自六尺彼野謂

城外此野據遠郊之外六遂之中也云勸粟民有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者六鄉六遂與公邑三處皆為溝洫澧三等采地乃為井田今此六遂之中鄭云一井之中出九夫之稅粟以為井田與例違者但鄉遂之中雖為溝洫澧及其出稅亦為井田稅之是以小司徒職云考夫屋註云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出地稅亦取井有九夫三三相保而稅之故以井言之云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間粟間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者此並載師職文但彼云出夫家之征彼註云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土徒車輦而用之以此經云粟無取於家征之義故略不言也

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而讀為若聲之誤也若用之謂恤民之艱阨委積於野如遺人於鄉里也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

而貸之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

偏頗有多少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是粟

縣師徵之旅師斂之而用之以調衣食曰惠以作事

業曰利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而用而音

若出註積予

賜反疏○而用至政令○釋曰若用謂用上者之粟也

所聚之粟民有艱阨乃用之無則貯待凶年則若為

不定之辭其而字無義例故鄭轉為若也云若用之

謂恤民之艱阨者案遺人云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

難阨此六遂即鄉里也故鄭云委積於野如遺人之

於鄉里也云以質劑致民案入稅者名會而貸之者

所聚之粟遷擬凶年賑恤所輸入之人欲與之粟還

案入稅者之名會計多少以貸之簿書若市券有

縣師徵之故云縣官徵聚物曰興云今云軍興是也者鄭舉漢灋况之興皆是積聚之義也云是粟縣師徵之者案上縣師職云歲時徵野之賦貢故知也云旅師斂之者即上又聚三等粟是也云而用之則若用之是也云以賑衣食曰惠知者以衣食先當時用不生其利故云惠所為事業後即有利故云利此對文惠利兩有故為此釋若通而言之惠利為一故論語孔子云因民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是惠利通也云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為之息者亦如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鄭彼註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而出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暮出息五百若然近郊之田貸萬泉暮出息一千已外遠郊甸稍縣都皆依國可知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困時施之饒時收之 疏 凡用至斂之○釋曰上經所云是貸官得舊易新民得濟其困乏官民俱益之也 而生理此經所云是直給不生理也

凡新阡之治皆聽之使無征

役以地之媿惡為之等

新阡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使無征役復之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於

家期不從政以地美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旅師

掌斂地稅而又惠施散利是以屬用新民焉○治直

同復音福期音 疏 新阡至民焉○釋曰云新阡新

基上時掌反 疏 徙來者也者即上徙於他者是也云治謂有所求乞也者此無正文鄭以意解之以其

無征役可治又新來未有業次故知治是求乞也引王制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者彼仍有自家徙

於諸侯三月不從政不引之者略引之以證有復除之灋云以地美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之以上地已

下者此皆據小司徒職文此三等據中地而言故註

云有夫有婦乃成家自二人以至十人為九等七六
五者為其中但彼六鄉上地無萊此據六遂上地有
萊五十晦已外中地下
地外內同皆三百晦耳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註丘乘四丘為甸甸讀與維禹

隲之之隲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脩治
井邑丘甸縣都之溝涂云丘甸者舉中言之溝涂之

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

○丘乘繩證反詩

為甸甸讀禹隲疏稍人至政令○釋曰云掌令丘乘
之隲皆同音疏稍人至政令者四井為邑四邑為甸甸
出長轂一乘故云丘乘不言令井邑者舉中而言也
言令者謂三等采地之中為溝涂之灋耳○註丘乘
至存焉○釋曰丘乘四丘為甸據小司徒而言之也
云甸讀與惟禹隲之之隲同音案毛詩云惟禹甸之

不為隲者鄭先通韓詩此據韓詩而言隲隲是軍陳
故訓為乘言由是改云者由甸出車一乘可以為軍
故改云乘不為甸也云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丘甸
縣都之溝涂云丘甸者舉中言之首此據小司徒職
云四井為邑四邑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
都而言也知直令為溝涂者以下文云若有會同則
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徙彼是令軍灋明此惟令治溝
涂而已云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
者謂甸方八里其中六十四井使出田稅外加一里
三十六井使治溝涂不出稅云民之家數存者假令
上地一井地有九夫中央一夫助入公傍八夫各治
一夫以自入則一井地有九夫家則有八四井為邑
三十二家據一成而言則三十六井使治溝涂各有
人名故云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民之家數存在於
一成之中矣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
其同徙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註有

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灋於司馬邦國都鄙稍
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灋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
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
書令之耳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
師所受司馬之灋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司徒司
馬所調之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之
使勞逸遞焉○輦居錄反卒伍子忽反調徒弔反下
音疏若有至司馬○釋曰云若者此等或有或無故
釋云若爲不定之辭也云會同者謂時見曰會殷
見曰同云師田者謂出師征伐及田獵云行役者謂
巡守及與役云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司徒者稍人屬

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待王進止縣師即受灋
於司馬縣師既得灋稍人又受灋於縣師故云以縣
師之灋作其同徒也既作同徒乃致與大司馬故云
以聽於司馬也○註有軍至遞焉○釋曰有軍旅會
同田役之戒縣師受灋於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
唯司馬所調者縣師註云郊里郊所居也謂六鄉之
民布在國中外至遠郊故有居在郊者也云以其灋
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
鼓兵器以帥而至者並縣師職文其間云縣師及邦
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灋並鄭所加加
之者欲見縣師受灋於司馬稍人又受灋於縣師之
意也云是以書令之耳者此鄭君之言是以此稍人
書而令作其同徒之事云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
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灋作之帥之以致於
司馬也者此鄭取縣師之文合於此經此文此稍人
受灋於縣師所受司馬之灋云同徒司馬所謂之同
者此即縣師受灋於司馬者也云凡用役者不
必一時已下此釋其同徒同其勞逸遞等也
大喪

帥屨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屨車

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既夕禮

日既正極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間則天子以至于士

極路皆從遂來

疏大喪至司徒○釋曰此經釋天子

使至之事云以聽於司徒者以其司徒地官卿掌徒

庶之政令故稍人帥衆以聽於司徒也○註屨車至

遂來○釋曰鄭知屨車及役遂人共之者案遂人職

云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又云及葬帥而屬六綽

又遂師職亦共丘籠及屨車之役故知遂人共之也

云稍人者野監是以帥而致之者此欲釋得在稍人

之意以其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屨車

之事也云天子以至于士極路皆從遂來者此經上

舉天子既夕下舉士則其中有諸侯卿大夫

夫之喪屨車極路皆從遂人而來可知

委人掌斂

野之賦斂新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野謂遠

郊以外也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

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藟葵芋禦冬之

具也野之農賦旅師斂之工商嬪婦遂師以入玉府

其牧則遂師又以其野牲○斂力豔反畜勅六

反註同芋于附反

疏野

謂至野牲○釋曰委人所斂皆據六遂以外至王畿

故鄭云野謂遠郊以外總言之也云所斂野之賦謂

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若此則九職所出貢貢賦通

言之九職之中有園圃毓草木又有虞衡作山澤之

材故以園圃山澤言之也云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

者疏是草之實材是木之實故鄭并言之九職中有

臣妾聚斂疏材鄭彼註云疏材百草根實不以不解

材文略也彼臣妾聚斂雖無貢灋要知此疏材亦是

草木有根實者鄭不言根亦略言之也云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者七月詩有八月斷壺壺瓠也有其可食者信南山詩疆場有瓜士喪禮又有葵菹芋故知畜聚物中有瓜瓠葵芋之等但士喪禮籩豆差之葵菹芋芋爲長菹不得爲芋子其南方有芋子堪食與士喪禮芋別也云野之農賦旅師斂之者卽上旅師所云聚野之糶粟之等是也云工商嬪婦遂師以入玉府者案遂師云入野職野賦于玉府雖不言工商嬪婦但遂師旣入野之賦貢明嬪婦工商之賦也知者以其玉府掌玩好之物其工商嬪婦所作堪爲玩好故入玉府者工商嬪婦也云其牧則遂師又以共野牲者上遂師云凡國祭祀共其野牲是知九職之中藪牧養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鳥獸者遂師共之也

旅 聚凡畜聚之物也故書羈作奇杜子春云當爲羈○聚俗裕**疏**以稍至羈旅○釋曰委人掌斂野賦反下文同故以三百稍地之聚二百里甸之聚

以待羈旅過客之等○**註**聚凡至爲羈○釋曰鄭知聚是凡畜聚者見上文凡畜聚之物故知此聚亦是畜聚之物**凡其聚以待頒賜****註**余當爲餘聳之誤也餘謂縣都畜聚之物

疏是縣都者以其委人掌斂野物從二百里至王畿上巳云甸稍明此言餘聚是縣國百里都五百里中畜聚之物如上稍甸畜聚之物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其器與其野囿財用**註**式灋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

及燎鹿麋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旅又有疏材以助禾粟野委謂廬

宿止之薪芻也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野圃之

財用者苑圃藩籬之材○籬音羅釋曰此一經以

委人掌斂野賦故所有委積皆供之○式灋至之

材○釋曰云式灋故事之多少也者總此一經皆當

依舊灋式用之故以灋式目之也云薪蒸給炊及燎

者以其宗祀所用薪蒸無過炊米與燔燎也知麤者

曰薪細者曰蒸者左氏傳云其父析薪薪既云析明

其大者曰薪其蒸不言析明其細也云木材給張事

者以其祭祀而云木材等更無用木者之處案掌友

云張大夫小次及幕并須木材明據此所用張云給

張事云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者案大行人掌

客皆有委積委積之中有牲牢米禾薪芻之等委人

所供唯供薪芻鄭恐委積之中有米牲牢亦供之故

云委積薪芻是委積之中供薪芻以別之也云軍旅

又有疏材以助禾粟者以其疏材是百草根實可得

助禾粟以供馬牛故云助禾粟也云野委謂廬宿止

之薪芻也者案遺人云十里有一廬廬有飲食三十里

有宿宿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積委積之中有新芻

在野外故云野委也其六鄉之廬宿委積薪芻自六

鄉供之云其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者兵文承野

委之下明與野委同為賓客所用故知是守衛賓客

陳兵之器也云野圃之材用者苑圃藩籬之材者委

人所為皆據二百里上經稍聚待賓客據二百里此

圃故知在野故鄭以野圃言之古者田獵皆在圃故

書傳云嚮之取於圃是勇力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

取若然田有澤澤中有圃田在山山中有苑其苑圃

藩籬以遮禽獸故

云野圃野用也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註館舍也必

舍此者就牛馬之用

疏凡軍至館焉○釋曰言軍旅

賓客者謂諸侯以軍旅助王

征討者故謂之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

軍旅之賓客也

地事以均地貢註政讀為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

地守虞衡之屬地事農圃之職地貢諸侯之九貢○

政音征疏取於政讀至九貢○釋曰鄭破疏為征者不

出註疏取於政教之政故破從征稅之征也云所

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者案下文云以和邦國都鄙者

故知此平者亦據邦國都鄙若六鄉六遂及公邑征

稅自均人平之云地守虞衡之屬者按下文山虞澤

虞用衡林衡之屬皆云守故知地守是虞衡之屬也

云地事農圃之職者九職任萬民使民事之故知地

事是九職三農園圃之職也云地貢諸侯之九貢者

此土均邦國都鄙而云均地貢明據大宰九貢而言

但諸侯九貢是歲之常貢則小行人春令入貢者是

也其諸侯九貢皆民之地稅不貢三市以和邦國都

取美物若禹貢厥篚厥貢之類是也

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嫩

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註施讀亦為弛也

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

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

於萬物○為于偽反疏以和至禁令○釋曰土均主

萬曆二十二年刊

禮記卷之六

公封康叔於殷墟其民還行殷之禮俗者也云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者以厚薄解經燬惡豐省解經為輕重之灋也云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者天有四時四時生者則將為禮是合於天時也云設於地財者土地有財為禮是所設依於地之財也云順於鬼神者鬼神享德不享味若不合天時不設地財而為禮則鬼神不享若能合天時設地財則鬼神享之是順於鬼神也云合於人心者若不合天時不設地財則不合人心若合天時設地財則合人心也云理萬物者若順鬼神合人心則萬物得其道理故可以理萬物也引之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註土化之灋化之使美若汜勝之術也以物地占其形色為之

種黃白宜以種禾之屬○相息亮反種章勇反註除種禾以外并同汜芳劍反李

又音○草人至之種○釋曰掌土化之灋者即下凡○所云糞種是化土使和美○註上化至之

釋曰云化之使美者謂若駢剛用牛糞種化駢剛之地使美也云若汜勝之術也者漢時農書有數家汜勝為上故月令註亦引汜勝○故云汜勝之術也云黃白宜以種禾之屬者鄭依孝經緯援神契而言也

凡糞種駢剛用牛赤緹用羊墻壤用麋渴澤用鹿鹹

瀉用狙勃壤用狐埴墟用豕○驅驅用蕒輕爨用犬○

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也赤緹線色也渴澤故水處也瀉鹵也狙獠也勃壤以解者埴墟粘疏者驅

驅疆堅者輕爨輕脆者故書駢為挈墻作蚤杜子春

挈讀為駢謂地色赤而土剛強也鄭司農云用牛以

牛骨汁漬其種也謂之糞種墳壤多金鼠也壤白色

黃麻也玄謂墳壤潤解○糞粉運反本亦作糞緹音

粉反麋音眉渴其列反渴音昔一音鵲狍呼丸反又

音九李一音喜元反埴時力反一音職墟音盧李一

音閭疆其兩反註同藥本又作藥呼覽反劉音監黃

扶云反一音蒲悶反與孚照反李音婦堯反線七絹

反鹵音魯貓宅官反解疏凡糞至用犬○釋曰案禹

朔買反下同蚤符粉反疏貢箕州云白壤青州云白

墳兗州云黑墳徐州云赤埴墳揚州荆州云塗泥豫

州云墳墟梁州云青黎雍州云黃壤九等與此駢岡

之屬為九等不同者以禹貢自是九州大別各為一

等此九等者無妨一州即有此九等之類故不同也

○註凡所至潤解○釋曰云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

取汁也者雖無正文以意量之用牛羊之類不可以

骨肉明煮取汁和種也云赤緹線色也者爾雅云一

染謂之線故以線赤當之也云渴澤故水處也者以

水處也云渴鹵也者近水之處水以寫去其地

鹵故云渴鹵也云狍猶也者案爾雅云狍子狍

狍故以狍猶為一也云勃壤粉解者壤是和緩故

粉解也云埴墟和疏者以埴為黏以墟為疏故云和

疏也云疆築疆聖者以築為監故為疆聖云輕與輕

脆者與脆聲相近故知與即脆也先鄭云用牛以牛

骨汁清其種也者此與後鄭義合也云墳壤多金鼠

也壤白色後鄭皆不從者餘八等之地皆據地之形

色唯此墳壤以金鼠外物為名於義不可故還從墳

為正謂潤解也又禹貢有黃壤則此壤

不得專據白色解之故不從壤曰色也

稻人掌稼下地註以水澤之地種穀也謂之稼者有似

嫁女相生疏稻人掌稼下地○釋曰以以瀦畜水以

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

下田種稻麥故云稼下地

萬曆二十九年刊

國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涉楊其芟作田

註

鄭司農說豬防以春秋傳曰町原

防規偃豬以列舍水列者非一道以去水也以涉楊

其芟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也杜于春

讀蕩為和蕩謂以溝行水也玄謂偃豬者畜流水之

陂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陂

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作猶治也開遂舍水於列中因

涉之楊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畜勅六反

李吐黨反列祿計反註同澮古外反寫戚如字劉瓛

故反芟所銜反町徒頂反去起呂反下同時劉音圭

又下圭反疏以豬至作田○釋曰所為防豬之澮皆

呼音劣疏具鄭註○註鄭司可至棟稻○釋研春秋

傳者事在襄二十五年楚為捨世書土田澮以授子尤

之事彼云町原防規偃豬是楚之惡地有防豬之澮

與此防偃同故引為證也先鄭云以列舍水列者非

一道去水也者以舍為舍去之舍後鄭以為止舍之

舍以澮是寫去水以舍為止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

芟蕘之註殄病也絕也鄭司農說芟夷以春秋傳曰

芟夷蕘崇之今時謂禾下麥為芟下麥言芟刈其禾

於下種麥也玄謂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

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絕草之後生者至秋水涸芟之

明年乃稼○蕘音夷蕘紆粉反疏殄病至乃稼○

或憂羣反涸胡洛反疏釋曰春秋傳者隱

萬曆十一年刊

禮記注疏卷之

十一

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註云芟刈蕪積崇聚也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引之者證芟夷為刈殺之義也玄謂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者此月令文引之證經夏以水殄草之義也云至秋水涸芟之者解經芟蕪之義也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云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芒種章勇疏澤草至反註芒種同芒種○

釋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者但水鍾曰澤有水及鹹鹵皆不生草即不得芒種故云草所生旱曠

共其雩斂

註 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曠呼旦及斂疏旱曠共其雩斂○釋曰

脩雩者曠者旱之熱氣若四月龍見而雩未必旱曠也然二種雩皆供雩斂也○註 稻人至發斂○釋曰鄭意餘官不言共雩斂於此官特言共者以稱喪紀是冰穀急須水故旱時特使共雩之發斂也

共其葦事註 葦以闡壙禦濕之物○闡音因疏之物○釋曰春秋左氏有井闡闡塞也鄭知葦以闡壙所以約之為塞壙言禦水之物則在棺下用之或以抗席即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

註 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楊地宜稻幽并

地宜麻○麻如字一本作麩李及聶氏亡疾反劉沈皆作麩音紀倫及案註辨土所宜荆楊皆言穀幽并不應論獸疏地圖乃是諸國所獻以入職方紀倫之音恐非

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正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若云荆楊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者案職方荆楊之州實宜稻幽并之州并不言宜麻者鄭以目驗見宜麻職方不言麻乃非民所要用故也

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正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若云荆楊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者案職方荆楊之州實宜稻幽并之州并不言宜麻者鄭以目驗見宜麻職方不言麻乃非民所要用故也

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正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若云荆楊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者案職方荆楊之州實宜稻幽并之州并不言宜麻者鄭以目驗見宜麻職方不言麻乃非民所要用故也

今土訓乃於職方取九州地圖依而說向正使依而責其貢獻之物云若云荆楊地宜稻幽并地宜麻者案職方荆楊之州實宜稻幽并之州并不言宜麻者鄭以目驗見宜麻職方不言麻乃非民所要用故也

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地慝若瘴

蠱然也辨其物者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

以此二者告王之求也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也

鄭司農云地慝地所生惡物害人者若虺蜮之屬

他得反虺虛鬼

反虺孚目反

氣出於地也蠱即蠱毒人所為也云別其所有所無

者若職方九州所有無也云原其生生有時也者

雖是當州所有而生有時也云以此二者告王之求

也者謂辨地物原其生者告王求地所有也地所無

及物未生則不求也

若虺蜮之屬者此與後

得為一

王巡守則夾王車

巡守行視所守也天子

義也

以四海為守

行下

孟反

之事鄭云行視所守也者此解諸侯為天子守土云

天子以四海為守者此解天子自守天下之義若巡

守之中舍

此二義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

說四方所識

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

殺之二陵

誦訓至觀事云掌道方志者志即今

之識也謂道四方所記識久遠之事以

告王也云以詔觀事者謂告王觀博古之事也

說四至二陵釋曰左氏傳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皆

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註云大庭氏古亡國

之君在黃帝前其處高顯殺之二陵倍三十一

年秦

之蹇叔子見師襲鄭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

殺有二陵焉其南陵有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

之所避風雨也并所識久遠

之事故引之以證方志之義

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

知地俗註

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避其忌則其方

以為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鄭司農云以詔避

忌不違其俗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辟音

避註同

惡鳥疏掌道至地俗○釋曰誦訓又掌說四方言語

路反疏所惡之事以詔告令王避其忌惡所以然者

使王博知地俗言語之事故鄭云博事也○曲方慝

至變俗○釋曰引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上土

均云禮俗註亦引此文彼謂先上舊俗是禮事不變

之此引不求變俗謂不變其鄉俗所嫌惡皆是不求

變俗各證一邊疏王巡守則夾王車疏王巡至玉車○

之義故不同也疏訓同各以所掌以告王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

厲每物有蕃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

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遶列守之

○為守者丁偽疏山虞掌至守禁○釋曰案下文林

反下為亦同疏自有衡官掌之今山虞兼云林者

彼林是竹木生平地者林衡官掌之此山林并云者自

是山內之林即山虞兼掌之○註物為至守之○釋

曰但山內林木金玉錫石禽獸所有不同每物各有

藩界設禁亦不同云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

也者案下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

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彼是其地之民占取澤物

者守之明此山虞所守亦然是以此文亦仲冬斬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明是守山林之人也

陽木仲夏斬陰木註

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

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玄謂楊木生山南者陰木生

山北者冬新陽夏新陰堅濡調○濡成如充疏司至

及又音柔

濡調○釋曰先鄭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

若松栢之屬後鄭不從以為山南為陽木北為陰木

者案月令十一月日短至伐木取竹箭竹箭凡服耜

秋冬生不用仲夏新之故知先鄭之義非也

斬季材以時入之註季猶耨也服與耜宜用釋材尚

柔忍也服牝服車之材○忍疏凡服至入之○釋曰

音刃疏服謂牝服即車平較

皆有鑿孔以輪子貫之故謂之牝服也耜謂耒耜隨

曲長六尺六寸車人所造者二木皆須堅刃故斬季

材少木為之云時入者以其須堅令萬民時斬材有

故須依上文仲冬仲夏之時也

期日註時斬材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為

父盡物疏令萬至期日○釋曰案禮記王制云草木

零落然後入山林彼據萬民伐木之時謂

十月之中此云萬民時斬材亦謂十月時○註時斬

至盡物○釋曰鄭云時斬材斬材之時也者正在十

月也云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為父盡物者經直云有

期日鄭云有日數蓋當有日數多少但無文不知幾

日為凡邦工入山林而輪材不禁註輪猶擇也不禁

限也

者山林國之有不拘日也○音俱本亦作侑音同疏

凡邦至不禁○釋曰上文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

木彼據堅刃之極時但國家須材不要在仲冬仲夏

故此邦工入山林不禁又不言時節須即取足之故

也○註輪猶至日也○釋曰此對萬民不得非時入

入又有春秋之斬木不入禁註非冬夏之時不得入

日數

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疏○註非冬至木可

邦工入山林不禁此又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與上

違者上文據國家使工取擇木故非冬夏亦得入山

萬曆二十一年刊

同禮注卷之三

六

林此據萬民取木故十月入山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故鄭云斬四野之木可雖斬四野未至於三月不得伐桑柘故月令季春云無凡竊木者有刑罰竊盜

也凡竊至刑罰○釋曰此謂非萬民入山若祭山

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註為主主辨護之也脩除治

道路場壇○壇徒丹疏若祭至且蹕○釋曰此山林

而祭云則為主者謂主當祭事者也而脩除者謂掃

除糞灑云且蹕者且復蹕止行人也○註為主至場

壇○釋曰云為主主辨護之也者案中候握河紀堯

受河圖云帝立壇磬折西向禹進迎舜契陪位稷辨

護註云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則此云辨護者亦謂

共時用相禮儀者也云脩除治道路場壇者案守祧

職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註云有司恒主脩除謂若

掃除糞灑場謂禪即除也之註處壇神位之所也

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

珥焉註萊除其草萊也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

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艾其耳以知獲數也山

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鄭司農

云珥者取禽左耳以効功也大司馬職曰獲者取左

耳○植時力反又音值疏若大至珥焉○釋曰言大

珥如志反又音耳疏田獵者謂王親行若田在

山則山虞芟萊草木於可陳之處故云萊山田之野

萬曆二十一年刊

訂禮注疏卷之六

六

云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切數則短也者案司常云師都建旗大夫建物此山虞是士不建物而建旗者以其主山山多熊虎故得有旗禮緯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若軍吏是卿大夫則杠長五仞今山虞是士雖有熊虎為旗切數則短宜三仞必取左耳者以其聽鄉任左故皆取左耳也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

平其守者平其地

之民守林麓之部分○麓音鹿分林衡至其守○

麓者以爾雅山足曰麓雖連於山山虞不掌以麓土有林故屬林衡也○平其至部分○釋曰經直言平其守明不平其稅而平均其守而已故云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謂部伍有多少遠近之分也

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

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

林麓蕃茂民不竊盜則有賞不則罰之○蕃扶疏以

哀反○疏以

至罰之○釋曰此時考校而計林麓以行賞罰者林衡之官既平民之守護林麓而會計民有功者賞之損麓之財者罰之故

其政令

灋萬民入出時日之期

疏若斬至政令○

尊故設之是以此林衡若斬木材則於虞邊受焉○是時之期號令萬民斬材有期日是日之期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

執而誅罰之

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

之疏川衡至罰之○釋曰川註瀆者皆是也水鍾曰澤澤與川不同官今川衡兼云澤者澤與川連

者則川衡兼掌之謂若濟水溢為榮澤榮澤則與濟連則管濟川者兼榮澤掌之如此之類皆是○舍其所守之民當案視其所守守人當於其舍申重戒飭也祭祀賓客共川奠註川奠邊豆之實魚鱸蜃蛤之

屬○奠音電下同鱸所留註川奠至之屬○釋曰反蜃上忍反蛤古答反疏鄭此註皆據鹽人及邊人而言案邊人職云朝事之邊有麩黃白黑形鹽臠鮑魚鱸醢人云饋食之豆有蜃醢臠臠是蛤則魚鱸及蜃皆川中所生之物故引為證川奠也言之屬者具有羸醢亦是川奠故云之屬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

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註其地之人占取澤物者因以部分使守之以時入之于玉府謂皮角

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為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當丁浪反後文皆疏澤虞至萬

案上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澤者周公設經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是互見為義故也此澤虞云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亦據中所出入玉府者多故特言之無妨山虞川衡之等亦入玉府亦是互見其義也○註其地至之期○釋曰以時入之于玉府者但萬民入澤雖無正文案王制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則萬民入澤可同時云謂皮角珠貝也者澤中所出無過此四物皮謂犀皮角麋角犀角珠出於蚌蛤蚌蛤在澤其具亦出澤水故知之也云入出亦有時日之期者亦如山虞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註澤物之奠亦奠豆之實芹苳菱芡之屬○芹音勤奔音卯

菱音陵芡音儉疏澤

物至之屬○釋曰案籩人職加邊之實有菱芡朝事之豆有菹菹加豆之實有芹菹是皆澤中所出故引證澤物之實也言之屬者兼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葦以闡壙蒲以為席○疏○葦以至為席○釋曰蒲以葦為席者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芻藿不

納者是也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蒞以屬禽○

屬禽○疏○若大至屬禽○釋曰萊所田之野一如山虞之職也○

屬禽至析羽○釋曰云屬禽猶致禽者案山虞致禽之功此云屬禽者謂百姓致禽於虞旗之中而珥焉以効類每禽取三十焉若然則致禽與屬不同而鄭云屬禽猶致禽者鄭欲明山虞澤虞文者不足故互見為義彼此有其事故云屬禽猶致禽而珥焉云澤虞有

旌以其土澤澤鳥所集故得註析羽者以澤是鳥之所集故得建析羽之旌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田之地若公苑也○疏○迹人至守之○釋曰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故知掌邦田之地政云為之厲禁而守之者有禽獸之處則為苑囿以林木為藩羅使其地之民避厲守之故鄭云田之地若今苑也凡田獵者受令焉○

疏○令謂時與處也○釋曰云時與處者謂若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是其時云處者謂山澤也其受令者謂夏官主田獵者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音迷卵○疏○為其至多也○釋曰此謂四時常禁案力管反○疏○月令孟春云不麇不卵又王制云國若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麇不卵者彼以春時先乳特禁之其月令季春云饒獸之藥母出九門者彼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

田之地若公

苑也○疏○迹人至守之○釋曰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故知掌邦田之地政云為之厲禁而守之者有禽獸之處則為苑囿以林木為藩羅使其地之民避厲守之故鄭云田之地若今苑也凡田獵者受令焉○

疏○令謂時與處也○釋曰云時與處者謂若仲春仲夏仲秋仲冬是其時云處者謂山澤也其受令者謂夏官主田獵者禁麇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音迷卵○疏○為其至多也○釋曰此謂四時常禁案力管反○疏○月令孟春云不麇不卵又王制云國若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麇不卵者彼以春時先乳特禁之其月令季春云饒獸之藥母出九門者彼

萬曆二十一年刊

萬曆二十一年刊

萬曆二十一年刊

萬曆二十一年刊

萬曆二十一年刊

亦崇其春時彼鄭註云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
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云為其天物釋經禁麋那者
且害必多釋
毒矢射者也

廿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錫劍也

○廿革猛反又號猛反劉侯猛反沈工
猛反錫星歷反劉以忍反劉常忍反
此金玉錫石四者皆在於山言地者即山
也為之厲禁亦謂使其地之民遮護守之
若以時取
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

授之教取者之處○淡音直覽疏若以至授之○釋
反本亦作淡疏曰取此四者雖無
四時之文當取之日應亦有時故云以時取之○註
物地至之處○釋曰經云物故以占其形色言之云
知鹹淡者鄭以當時有人採者嘗知
鹹淡即知有金玉故以時事之言也
巡其禁令行

其替明其令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

政令註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疏

角人至政令○釋曰角人止應徵角物兼言齒骨者
以其齒骨是角類以細小之事因類兼掌之云以
當邦賦者言農則比口有夫田出稅今以此農近山澤
山澤有此骨角及齒此三者國之所須故使以時入
採而稅之以當地稅民益國之事者自此已上皆不
言以當邦賦者皆立公不具舉此一事餘可知并是省
文之義也○註山澤至麋鹿○釋曰鄭言齒角骨物
者欲見不言川林直言山澤以其不出川林故特言
山澤也云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者無正文鄭以意
目驗而知之犀牛角而象有牙是其大者也月令
十一月麋角解五月
鹿角解是其小者也
以度量受之以共則用註骨入

萬曆二十一年刊

周禮疏卷三

三

漆浣者受之以量其餘以度度所中○浣戶韻反度

度上如字下待

反洛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

令註翮羽本○翮戶註羽人至政令○釋曰此羽人

為后之車飾及註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

縛註審搏縛羽數束也○爾雅曰一羽謂之箴十羽

謂之縛百羽謂之緡廿八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

之矣○搏除轉反註同劉從端反縛劉古本及沈除

李又基遠反註疏註審搏至之矣○釋曰鄭引爾雅說

近附近之近註乃云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

矣者規爾雅誤意所以爾雅一羽則有名者只由一者十數之始十為百數之始是名相近既有十百故誤一羽遂有名也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沘之材

于澤農以當邦賦之令註草貢出澤墳紆之屬可

緝績者○墳苦迥反註山掌葛至政令○釋曰所以徵

山故也凡葛征者其絺綌於山農者以其葛出於

葛征者總結之也云徵草貢之材于澤農者以墳紆

出於澤故也經直言草貢不言墳紆者諺文以互換

為義故以其絺綌亦以葛草草貢亦是墳紆者也

以權度受之註以知輕重長短也故書受或為授杜

子春云當為受註與角不須稱直言度量此經葛草

等不須量故以權度受之使知斤兩長短故也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也章之物

染草茅蒐橐蘆豕首

紫荊之屬○茅如生劉音妹蒐所留反茅蒐莠也橐

音託又音如荊音列劉閻計反或音例

疏○染草至之屬○釋曰案爾雅如蘆茅蒐郭註云

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橐蘆者爾雅無文豕首者爾

雅云荊莠豕首郭註云本草曰莠蘆一名蟾蠩蘭今

江東呼豨首可以染物蠶蛹郭氏雖有此註不言可染

何色則此橐蘆豕首未審鄭之所據也紫荊者爾雅

云藐苳草郭註云可以染紫一名苳苳廣雅云即此

紫荊也言之屬者更有藍皁象斗之等衆多故以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染夏

如琰反

疏○時染夏之時○釋曰案天官染人云春暴練夏

之時
秋時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

灰炭皆山澤之

農所出也灰給澣練炭之所共多

疏○灰炭至所出

出山澤不云徵于山澤之農者義可知經畧而不言也

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

用凡炭灰之事

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

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

夕禮曰茵著用茶

疏○共喪至用茶○釋曰云共喪

事者以著物也者即引既夕禮

茵著用茶是也案既夕禮為茵之塵用緇翦布謂淺

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茶柅未入壙之時先陳

於棺下縮二於下橫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

凡畜聚之物

茶茅秀疏材之類也。因使掌焉。徵者

徵於山澤入於委人。音秀劉音酉。疏人。釋曰。知

掌茶所徵入委人者。以其委人掌斂野之賦。凡疏材木材所斂者。衆故知此掌茶所徵亦入委人也。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闔壤之蜃

互物蚌蛤之屬

闔猶塞也。將井惇先塞下。以蜃禦濕也。鄭司農說以

春秋傳曰始用蜃炭言。借天子也。互戶故反。蚌蒲

亦作。掌蜃至之蜃。釋曰。斂互物者。以其互物是

事之蜃。與下共闔壤之蜃別。互物至于也。釋

曰云。互物蚌蛤之屬者。案鄭人云。掌取互物。先鄭云。互物謂有甲。胡龜鼈之屬。此後鄭互物為蚌蛤者。彼下文別有龜鼈。即蛤故從先鄭為龜鼈。至此別為

走有甲。胡故也。云將井柳先塞下。以蜃禦

秦士喪禮。筮宅還井柳於殯門之外。註云。既

哭之。任施之。竈中是未葬前井柳材。乃往施之。墳

中則未施柳前已施。蜃灰於柳下。以擬禦濕也。引春

秋者。是成公之時。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雖二玉

之後。不得純如天子亦用蜃。故被譏引之者。證天子

之宜。祭祀共蜃器之蜃。飾祭器之屬也。豈人職曰

也。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

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

器。令色白。白器如字。疏。飾祭至色白。釋曰。經

劉薄霸反。直云。蜃器之蜃。鄭總云。祭

器之屬。不辨宗廟及社稷之器。則宗廟社稷皆用蜃

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為版是其宗共白盛之屋
廟社稷之器皆屋灰飾之事也盛
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屋也今東萊用蛤謂之義灰

云疏盛猶至灰云釋曰言白盛謂飾牆使白之
屋也案爾雅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黝黑也堊

白也若然此經所云白盛主於宗廟堊牆也云令東
萊用蛤謂之義灰云者屋蛤在泥水之中東萊人又

取以為灰故以蛤
灰為義灰云也

園人掌園游之獸禁
園游園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

獸以宴樂視之禁者有其蕃衛也鄭司農云園游之獸

游牧之獸觀古訓
及樂音治疏園游至之獸釋曰鄭云

者案孟子文王之囿七十里芻蕘者往焉天子之囿
百里并是田獵之處又書傳云鄉之取於囿是勇力

取今之取於澤是揖讓取是為蒐狩之常處也今

云禁故知非八園是小苑觀處也云禁者其蕃衛也

者即非守門也其守門則墨者故閭人云王宮每

門四人園游亦如之鄭云墨者使守門是也言離宮

者謂於王宮之外於苑中離別為宮故名離宮以宮

外為客館亦名離宮也先鄭云園游之獸游牧之獸

者此與後鄭義異謂獸之游非人牧百獸儀養衆

游觀引之在下亦得為一義故也

物也今掖庭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備

焉鶴尸各反又疏牧百獸釋曰此於小園中牧
作鶴古亂反養百獸言百者舉成數而言雖
以百獸為主其中亦有飛鳥故鄭註引漢之掖庭
有鳥獸自熊虎孔雀至於狐狸鳧鶴備焉為證也

萬曆二十一年刊

禮記註疏卷五

五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

之註 果栗李之屬 燕瓜瓠之屬 珍異蒲萄枇杷之屬

○批蒲梨反或房 疏 場人至藏之 釋曰場圃連言

迷反把白加反 場圃同地耳 春夏為圃 秋冬為

場 其場因圃而為之 故并言之也 釋曰果栗至之屬

○釋曰張晏云有核曰果 無核曰菓 臣瓚以為在地

曰菓在樹曰果 則不辨有核無核 則鄭不指定言不

知義從何者 案閭師云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此場人

又掌之者 此據祭祀喪紀賓客者 場 凡祭祀賓客共

人徵斂藏之 其餘則閭師徵斂之也 享納牲 享皆音向 後倣此 享

其果施享亦如之 釋曰享納牲謂祭祀 享皆音向 後倣此 享

納牲 釋曰享納牲謂祭祀 享皆音向 後倣此 享

之於庭 時后夫人薦朝事之 享皆音向 後倣此 享

物故云享亦如之 若然 享皆音向 後倣此 享

上言祭祀餘祭祀也 享皆音向 後倣此 享

廩人掌九穀之數 以待國之匪頒 賜 糶 食 糶 食

分分頒謂委人之 職 諸委積也 賜謂王所賜予 糶

好用之式也 稍食 祿廩 匪頒 上音分 亦如字 下音

班 食音嗣 註同 好呼報反 疏 廩人至稍食 釋曰廩人掌米倉人掌穀今廩人

言之也 匪讀至 祿廩 釋曰破匪為分者 米穀

非是匪所盛之物 又以為廬宿市在道 分頒義合故

不為匪也 云分頒謂委人之職 諸委積也 者委人委

萬曆二十一年刊

周禮疏卷之

三

盛之穗以其萬億及秬數多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言之與常廩御廩又異以歲之上下

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數猶

計也○上下時掌反司稼職同數色主反註同以歲至凶豐○釋曰上

歲之豐凶得稅物多少之帳計國之用以知是否若

歲凶稅物少而用多則不足廩人既知多少足否乃

詔告在上用穀之灋以治年之凶豐此凡萬民之食

則王制云制國用必於歲之抄者是也

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

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凡萬至下也○釋

食之灋故云凡萬民之食食者謂民食國家糧食者

人四鬴上也上謂大豐年也人食三鬴中也謂中豐

年人食二鬴下也謂少儉年此雖列三等之年以中

年是其常也鬴當今六斗四升即今給請亦然○

此皆至曰鬴○釋曰知此皆謂一月食米者計中歲

頒祿人食三鬴不得為數月古今皆月月給請故知

此皆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鬴昭公傳安子辭

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就穀就都鄙之有者殺猶

減也○殺所界疏若食至邦用○釋曰此即穀梁傳

年之時用如此灋也○就穀至有者○釋曰知就

都鄙之有者此據天子畿內六鄉六遂及公邑純屬

天子與三等采地不同若民有不能人二鬴之歲移

民就賤當先嚮都鄙三等采地之中都鄙亦凶乃出

嚮畿外也故知就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

都鄙之有者也音備

與其食音備行道曰糧謂備也止居曰食謂米也○備

凡邦至其食○釋曰此會同師役皆有軍人給糧

食故須治之使均給之也○

行道至米也○

釋

萬曆二十一年刊

曰案書傳云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是止居曰食謂此廩人米也詩云乃裹糗糧是行道曰糧謂糗也者即尚書費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讀誓云峙乃糗糧即糗也為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春人春之火祭祀之穀藉

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接依註音扱扱初洽反劉初輒反又差及反疏兼掌御廩所藏藉田之收以共祭祀之用者也鄭必讀接為一扱再祭之扱者此麤米與春人春之當頒扱與春人無取於接義故讀如特性少牢云藏於神倉者也者據月令而言知不給小用者祭義云天子藉田千畝諸侯藉田百畝以事天地社稷先公敬之至也是不給小用也

舍人掌平宮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政謂

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宮正內宰使守而頒之也而行出於廩人其有空缺則計

之還入疏舍人至出入釋曰舍人總主給米之事

得特多特少也云分其財守者財即米也故喪大記云納財朝一益米亦謂米為財謂分米與宮正內宰

守禁之所使頒與所使守之人云以灋掌其出入者出謂米出於廩人以出給入謂其有空缺則還入廩

人皆當以灋不可虛也註政謂至還入釋曰必送米與宮正內宰者此二官皆有宿衛之人須米料

之數註故也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註方曰簠圓曰簋盛

黍稷稻梁器疏蕭李又方于反疏凡祭至陳之釋曰廟大次小祭皆有黍稷於簠簋實之陳之故云凡以廣之也註方曰至梁器釋曰云方曰簠圓曰簋

皆據外而言案孝經云陳其簋簠註云內圓外方受
斗二升者直據簋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知皆受斗
二升者旂人云爲簋實一穀豆實三而成穀豆四升
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故
易損卦云二簋可用享損卦以離巽爲之離爲日
圓巽爲木木器圓簋象是用木明矣云盛黍稷稻梁
器者案公食大夫簋盛稻梁簋盛
黍稷故鄭總云黍稷稻梁器也

禮車米筥米芻禾

禮致饗餼之禮

○筥姜呂 疏 賓

至芻禾○釋曰云亦如之者亦有簋簠實之陳之事
故亦如祭祀也言實之陳之則據饗餼及饗食之時
也云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者鄭云禮致饗餼之禮
案聘禮曰致饗使卿韋弁歸饗餼米百筥設于中庭
車米三十車陳於門外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又案掌
客上公米百有二十筥車米四十車禾五十車芻薪
倍禾侯伯米百筥車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
子男米八十筥車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

言陳是其饗餼車米筥

喪紀共飯米熬穀

飯所以

實口不忍虛也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梁皆四升實
者唯盈熬穀者錯于棺旁所以惑蚍蜉也喪大記曰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

焉○飯扶晚反注同熬五羔反錯七故

反蚍鼻夷反蜉音孚種章勇反下同

疏

飯所至

曰云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者案檀弓云飯用米貝
不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故云不忍虛也故君
用梁大夫用稷士用梁者此喪大記云彼據沐時所
用今引證飯者但飯米沐米與重鬲所盛用米皆同
是以士喪禮云具三實于筭稻米一豆實於筐據飯
舍所用下卽云祝淅米管人受潘煮于篋外御者沐
又云鬻餘飯盛以二鬲是其二者用米同故引沐灋
以證飯也但喪大記註士沐梁蓋天子之士以糝士

喪禮諸侯之士沐稻喪大記註又云差率而上天子
沐黍與則天子飯用黍也云皆四升者用米不同別
貴賤但人口大小同故知皆四升也云實者唯盈者
士喪禮文故彼云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實一具左
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是也云熬穀者錯于棺旁所
以惑蚍蜉也者解穀所以熬之將殯設之者將熬穀
以惑蚍蜉又有魚腊香蚍蜉欲向棺值此惑之故云
所以惑蚍蜉也引喪大記者見尊卑用筐穀多少不
同之意云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
筐加魚腊焉鄭彼註引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
曰設熬旁一筐大夫三種加以梁君四種加以稻四
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若然天子當加麥菰
六種十筐首足亦各一以歲時縣種陸之種以共王
筐其餘亦設於左右也
后之春獻種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鄭司農云
春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后獻其種見內宰職

○縣音玄注下同種陸直龍反以歲至獻種○釋
下音六司稼職同見賢遍反曰內宰註云先種
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陸彼內宰上春后獻種
示不致壞且助王耕事此云歲時縣者從納禾治得
子即縣之以至春獻之是以先鄭掌米粟之出入辨
云春王當耕于藉則后獻其種也
其物九穀六米別為書
疏掌米至其物○釋曰太
宰九職有九穀月令有
五穀今正言粟者粟即黍也爾雅釋草黍稷也稷為
五穀之長故特舉以配米也其實九穀皆有○九
穀至為書○釋曰九穀之名已見大宰註今云六米
者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菰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
豆小麥三者無米故云九穀
六米別為書釋經辨其物也歲終則會計其政政
用穀之多少

倉人掌粟入之藏

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
疏九穀
至為主

○釋曰案月令首種不入鄭註引舊記首種謂稷即種粟是五穀之長下文辨九穀此云粟是以粟為主也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漚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註止猶殺也殺餘漚用謂

道路之委積所以豐優賓客之屬疏止猶至之屬釋曰知殺餘

漚用是道路之委積者案上遺人註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以其餘共之所謂餘漚用也則彼委積是漚用以此餘者為之是豐優賓客者今倉人穀不足故止彼餘漚用故鄭據遺人而言焉鄭云之屬者彼遺人註云職內邦之移用亦如此也今穀不足亦止之故云之屬○凡國之大事

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註大事謂喪戎疏謂喪戎

○釋曰案左氏成公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不言喪事今此喪戎不言祀者此經云共道路惟軍戎及喪

在外行於道路故據而言焉祭祀遠無過在近郊之內無在道共糧之事故不言祭祀也

司祿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種稂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

宜地以為灋而縣于邑閭註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

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為灋也○種章勇反註

下疏司稼至邑閭○釋曰云巡邦野之稼者謂秋熟

同疏之時觀之矣若然春稼秋穡不云穡而云稼者穡由稼而有故

本之言稼也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註斂灋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二實除減半

○斂力驗疏巡野至斂灋○釋曰此觀稼亦謂秋熟反注同疏時觀稼善惡則知年上下豐凶以此豐

凶而出稅斂之漙○註斂漙至減半○釋曰鄭云豐年從正者年雖豐與中平一皆從正漙十一而稅之也云凶荒則損者凶荒謂年穀不熟則減于十一而稅之云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者鄭舉漢漙以况義十傷二三三者謂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中為實在仍減去半不稅於半內稅之以凶荒所優饒民可也

掌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註

均謂度其多少

調稟其艱阨與所徵賦

疏釋曰詩云餅之馨矣維蟲以是司稼既知民之禾稼多少則使之均萬民之食減取多者以調給其急困者云平其興者興謂徵賦當各計十一而稅不得特多特少是平其興也

以是司稼既知民之禾稼多少則使之均萬民之食減取多者以調給其急困者云平其興者興謂徵賦當各計十一而稅不得特多特少是平其興也

春人掌共米物註

米物言非一也

疏釋曰按上文倉人廩人言物者據米

穀多者而言故以鄭言米物言非一米是也

祭祀共其齋盛之米註

齋盛謂

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簠簋實

疏釋曰器實曰齋則黍稷稻粱是

也在器曰盛則簠簋是也故鄭總言齋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屬中兼有麥苽可盛以為簠簋之實也

客共其牢禮之米註

謂可以實筐筥

疏釋曰下別言饗食則此言

牢禮謂饗餼之米鄭云實筐筥知非車米者以其公車米四十侯伯車米三十子男車米二十非春人所供故知惟謂筐筥者也若然車米出於民稅故禹貢云五百里納米是也

米註

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

疏釋曰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

若饗禮有飲酒有食米故云饗禮兼燕與食也若然經云其食米則饗禮俱供食米也

事

饌人掌凡祭祀共盛

註 炊而共之

疏

釋曰鄭知炊而共之者以其饌人主

以炊米而盛之共王及后之六食於器今云共盛明炊而供之

共王及后之六食

六食六穀之飯

疏 釋曰案醫師云和王六食六食即飯也膳夫云饋六穀六穀即六食

故鄭合而解之

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

疏 釋曰

鄭知

是致饗殮者下云饗食亦如之故知此是殮饗也

饗食亦如之

豪人掌共外內朝冗食者之食

註 外朝司寇斷獄弊訟

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

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內朝路門外之朝

也冗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

釋曰天子三朝路寢庭朝是圖宗人嘉事之朝大

掌之又有路門外朝是常朝之處司十掌之又有外朝在臯門內庫門外三槐九棘之朝是斷獄弊訟之

朝朝士掌之今言外內朝明據三槐與路門外二者以其路寢庭非常朝之處也鄭引今司徒府已下說

義也云冗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者亦引漢灋說之謂以次當直留在朝宿不還須

共其食

註 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宮者

釋曰者老謂死王事者之父孤子謂死王事者之子

國家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及士庶子謂若宮正宮士謂適子庶子其支庶宿衛王宮者 掌黍祭祀之犬

不可褻也
疏釋曰養犬曰豢此經是也知養豕亦曰豢者見禮記樂記云豢豕作酒非以為禍是養豕曰豢也云不於饌人言其共至尊雖其瀟瀟餘不可褻也者以其饌人所炊米為祭祀及共王與后並是至尊故雖米之瀟瀟亦不得褻之與夫故於此言之也

周禮註疏第十六

周禮註疏卷第十七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皇明朝

國子監祭酒臣曾朝節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劉應秋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春官宗伯第三疏

釋曰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大

于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為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也故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萬曆二十一年刊

禮記卷之三

禮謂曲禮五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春秋禘于大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人又曰使宗人蒙夏獻其禮郊特牲曰宗人來自西階視壺濯及豆邊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

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僉七潛反皆也俞羊秩音汝氏姓如字劉音紙大廟音泰下依此○疏惟王躋本又作躋子兮反升也父音甫蒙虛觀反○至邦國○釋曰云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者樂主和同禮主簡別案樂記云樂勝則流禮勝則離鄭云離謂析居不和恐其不和是以禮言和論語云禮之用和為貴也○註禮謂至是也○釋曰云禮謂曲禮五者案禮序云禮者體也履也一字兩訓蓋有以也統之於心名為體周禮是也踐而行之名曰履儀禮是也既名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云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若然則儀禮為曲禮今此鄭云禮謂曲禮五者對文則儀禮是曲禮周禮是經禮散文此周禮名曲禮是以藝文志云帝王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是指此周禮為曲禮也云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者並據下文而知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而引書堯典帝曰者謂舜咨四岳曰有能典朕三禮三

禮者謂天地人之禮也云僉曰伯夷者四岳同辭而對共舉伯夷也云帝曰俞者俞然也然其所舉云咨伯文作秩宗者帝舜命伯夷使為秩宗秩次也言宗伯主次序鬼神之事案彼虞書云脩五禮下又云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脩五禮與下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五則五禮非吉凶賓軍嘉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以禮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若然云三禮不言五禮則三禮中含五禮矣引國語者是楚昭王問於觀射父觀射父對此辭言名姓之後者孔服注以為聖人大德之後云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者孔服皆以為生謂黍稷盛犧謂純毛色牲謂牛羊豕云五玉帛之類者孔服皆以為禮神玉帛謂若宗伯云蒼璧黃琮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云采服之官者服氏云祭祀之所服色謂若司服衮冕以下是也云彝器之量者服氏廟主之尊卑先後遠近之度云屏攝之位者服氏云屏猶并也謂攝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即引曾子問云若宗子有罪非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又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并之事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時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彼鄭司農云束茅以為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此屏攝義與國語異云壇場之所者孔云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孔又云場祭道神曾子問道而出是也云上下之神祇者孔氏云上謂凡在天之神天及日月星下謂凡在地之神謂地山林川谷丘陵也云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者孔氏云既非先聖之後又非名姓之後一姓所出之後子孫而心常能循舊典者則為大宗大宗者於周為宗伯云春秋禘於太廟者是文二年秋八月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列昭穆序父子云躋僖公者案左氏云逆祀也時夏父弗忌為宗人逆祀者弗忌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躋升也謂升僖公主於閔公之主引

位即引曾子問云若宗子有罪非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又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并之事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時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彼鄭司農云束茅以為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此屏攝義與國語異云壇場之所者孔云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孔又云場祭道神曾子問道而出是也云上下之神祇者孔氏云上謂凡在天之神天及日月星下謂凡在地之神謂地山林川谷丘陵也云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者孔氏云既非先聖之後又非名姓之後一姓所出之後子孫而心常能循舊典者則為大宗大宗者於周為宗伯云春秋禘於太廟者是文二年秋八月公羊云大事者何大禘也大禘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列昭穆序父子云躋僖公者案左氏云逆祀也時夏父弗忌為宗人逆祀者弗忌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躋升也謂升僖公主於閔公之主引

之者證宗是宗人主鬼神也云又曰使宗人鬯夏獻其禮者此哀公二十四年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鬯夏獻其立夫人之禮對曰無之公怒口汝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相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引之者亦證宗人主禮也又引禮特牲者此特牲饋食禮是宿賓之明夕視濯主人與眾兄弟及賓入御堂下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鬯反降東北面告濯具註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引此者亦證宗人主禮也云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者所云虞書是虞灋并云唐者堯舜道同故引虞則唐亦與虞同也言歷三代者上舉唐虞下舉周漢則其中夏殷亦宗官掌禮可知故總以三代言之也云則漢時大常是也者以代異灋殊禮有沿革故至漢時祭祀之禮使大常主之故云漢之大常是也但此宗伯主禮并下文主鬼神自分明必引諸文為證者當時張包周孟子何休等不信周禮是周公所制

以為六國時陰謀之書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

十九官為長此官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並別職上士已下即三職同有此官可謂別職同官者也大宗伯則摠掌三十六禮之等小宗伯副貳大宗伯之事肆師主陳祭位之等此並亦轉相副貳之事也○肆猶至粢盛○釋曰鄭知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者案小宗伯云掌建邦之神位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之等故知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也知亦陳牲器粢盛者案其職云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

萬曆二十一年刊

職人又云祭之日表齋盛告潔展器陳告備是其陳牲器案盛之事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鬱鬱金香草

宜以和鬯○鬱於 ○鬱鬱至和鬯 ○釋曰凡叙官

物反

不以官尊為先後直以緩急急

者為先鬱人為首者祭祀宗廟先灌灌用鬱故其職云掌陳器故宜先陳也鄭云鬱鬱金香草者玉度記謂之鬯鬯即鬱金香草也云宜以和鬯者鬯人所掌者是秬米為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灌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草煮之以和鬯酒則謂之鬱鬯也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釀秬為酒

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稔二米○鬯勅亮

反秬其許

反李其虛疏 鬯釀至二米 ○釋曰鬯人在此者案

反秬音孚 其職云掌共秬鬯祭社祭門先用鬯故

宜先言未有鬱條暢得名云條暢於上下也者若宗廟及賓客以灌地此雖無鬱至於下經用鬯祭祀者亦尸所飲以灌地灌地者其汁下入於地其氣上升於天故云條暢於上下也云秬如黑黍一稔二米者案爾雅云秬黑黍一稔二米此爾雅上文云秬黑黍是一米之秬直以秬為名下文云秬一稔二米亦是黑黍但無黑黍之名但二米之秬貴此鬯酒用二米者故鄭云秬如黑黍此據爾雅下文二米之秬其狀上上文黑黍者若然爾雅云秬一稔二米不言黑黍者爾雅主為釋詩案生民詩云維秬維秠爾雅云秬黑黍即是維秬者爾雅云秠一稔二米即是維秠者也若然爾雅及詩云秠者即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是以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註云秬如黑黍一稔二米案爾雅杯一稔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答云秬即其皮秠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鄭云重言者秠既是皮復云秠亦皮是重言也恐人不知秠是皮故重言秠秠是皮還云更無異稱也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疏

雞人○釋曰雞人在此者案雞人職云共

雞牲大祭祀夜呼旦雞又屬木在春故列職於此也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

彝亦尊也鬱鬯曰彝彝灋也言為尊之灋也疏司尊

彝○

釋曰在此者案職云掌六彝六尊之位尊彝是祭祀之事故列職於此也○註彝亦至灋也○釋曰彝亦尊者以其同是酒器但盛鬱鬯與酒不同故異其名耳云鬱鬯曰彝彝灋也者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為灋故名此鬱鬯曰彝也是以鄭云言為尊之灋也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註

筵亦席也

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鋪音吳反又音乎

藉在疏司几筵○釋曰在此者凡祭祀先設席故其夜反疏職云掌五几五席辨其用與其位故列職於此也○註筵亦至通矣○釋曰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者設席之灋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為席故其職云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於奧是也是先設者為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也云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者所云筵席惟據鋪之先後為名其筵席止是一物故云然其言之筵席通矣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註

府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疏天府

○釋曰天府在此者其職云掌祖廟之守藏大祭祀則出而陳於廟庭故亦列職於此也○註府物至物然○釋曰云府物所藏者鄭摠解府義府聚也凡物所聚皆曰府官人所聚曰官府在人身中飲食所聚

謂之六府詩云叔在藪火烈具舉註藪澤禽之府也
大府玉府外內府泉府皆是藏財貨鄭云藏財貨曰
府亦是物所藏也云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者
案其職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是尊此所藏若
天物然故名此
府為天府也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註 瑞節

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疏典瑞○釋曰在此者案其
職云掌玉瑞玉器之藏下

又云玉搢大圭執鎮圭以朝日則是玉瑞祭時所執
玉器所以禮神雖有餘事以事神為主在此宜也○
瑞節至璽郎○釋曰云瑞節信也者其天子所執
者若受天之應瑞然其諸侯所執者若受得玉瑞亦
如天之應瑞故云節信也云典瑞若今符璽郎者
鄭意周時典瑞似漢時符璽郎故舉漢禮而况之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註 命謂

王遷秩羣臣之書疏典命○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

命凡官之所屬義有各種以宗伯主禮及祭祀之事
故凡是祭祀及禮事皆屬焉此典命遷秩羣臣亦是
禮事又爵命屬陽故禮記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
賞以春夏不於夏官者貴始故於春見之在此○
命謂至之書○釋曰凡言命者皆得簡策之命秩次
也命出於王故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書即簡策
也是也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疏 司服

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王之吉凶衣服公羊傳云命
者何加我服也再命已上得命即得服故司服列職
於典命
之下也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疏典祀○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外祭祀之屬而脩除以其職祭事故列職於此也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註

遠廟曰祧周為

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奄如今之宦者女祧女奴有

未知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奚女奴也○祧他堯反

奄於檢反劉

於驗反為于偽反知音守祧○釋曰遠廟為祧案

智昭上招反說文作侶其職掌先王先公之廟祧

若將祭祀則名以其服授尸故列職在此有奄八人

者以其與女祧及奚婦人同處故須奄人通姜嫄為

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也○遠廟至奴也○釋曰遠

廟曰祧者案祭灋云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鄭

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音也云周為文王武王廟遷

主藏焉者案王制及祭灋云云王立七廟有二祧之文

鄭知周之二祧是文武者鄭義二祧則昭示是也故

祭灋云祖文王而宗武王鄭云祖宗通言爾是祖其

有德宗其有功其廟不毀故云祧也知遷主藏焉者

以其顯考已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

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

云遷主藏焉若文武已上父祖不可入下子孫之廟

宜藏於后稷之廟祖文武既為二祧后稷為太祖廟

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太祖也諸侯既不可與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

萬曆二十一年刊

史二人奚十有六人註

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八人女府女史

女奴有才智者○少詩疏世婦○釋曰名世婦者以

至女御言世婦舉中以為名也在此者案其職云掌

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是祭事故列職於此也

三每宮卿二人者王后六宮每宮卿二人則十二

人也此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奄人為之若然天官

云內小臣奄上士四人鄭云奄稱士異其賢似卿夫

夫不用奄人者案彼天官之內職內有婦人者皆用

奄人獨此宮卿大夫士與下女府女史奚同居不用

奄非其宜但此經不言奄故鄭亦不言奄其實是奄

可知是以賈馬皆云奄卿也然鄭云漢始大長秋亦

見周時用奄之義也但天官惟有小臣是上士用奄

人鄭即云奄稱士異其賢也若然小臣上士言奄此

不言奄者但上二大官共婦人同職皆已言奄於此略

而不言耳案王之六卿皆大命十二小卿皆四命此

六宮十二卿不言命數亦可當小宰小司徒等十二

小卿同用四命中大夫為之以其同十二人故也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註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

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言疏內宗○

此者案其職云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蕝並是助祭

之人故列職於此也○註內女至之言○釋曰言內

女明是王之族內之女故云王同姓之女為內宗也

云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但婦人無爵從夫之爵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註

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

外宗疏外宗○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眠豆邊亦是助祭祀之人

故亦列職於此也○註外女至外宗○釋曰鄭知外宗是王諸姑姊妹之女者以其稱外明非已族故稱外宗外女也鄭不解有爵者已於內宗註訖明此亦是冢與大夫及士可知也言凡亦是無常數之言也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註冢封土為丘壠象冢而為之疏

冢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以昭穆為左右雖非祭祀亦是禮事故亦列職於此也○註冢封至為之○釋曰冢封土為丘壠者案其職云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註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此臣云丘不言封亦有封可知案禮記云諸墓不登壠是聚土亦為壠故兼云壠也又禮記云諸墓不而不墳又有墳稱秦漢已下天子之丘亦謂之陵也云象冢而為之者案爾雅山頂曰冢故云象冢而為之也若然云丘陵亦

是象丘陵為之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

人徒二百人註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塋音營

疏墓大夫○釋曰案其職云掌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是掌天下萬民之墓地也不云冢云墓者禮記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云墓墓即葬地故鄭云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也在此者死葬之以禮亦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註職主也疏職喪○釋曰以其主公卿大夫之喪亦是禮事

故列職於此也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大司

樂樂官之長○長丁丈反疏大司樂○釋曰大司樂

在此者以其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是故列職於此但樂師教國子小舞與大司樂職別而司府史亦謂別職同官者也○註大司至之長○釋曰以其與樂師已下至鞮鞻氏已上為長者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註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于

大胥佐之○稱尺疏大胥○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證反疏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與大

司樂教樂同類是亦禮事故列職在此但小胥掌樂縣之灋亦與大胥別職而同官者也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

瞽自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

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註凡樂之歌必使瞽

矇為馬命其賢知者以為太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

大師也眡讀為虎眡之眡瞭目明者鄭司農云無日朕謂之瞽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辨子謂之

矇○矇音蒙眡音視鄭常至反瞭音了又力小反字林同云明也杜蒯如是劉音屠下苦怪反朕直恣

反本又作朋或作朕劉又音睫矇本又作矇素口反說文云無目也字林云目有朕無珠子也先父反

疏大司樂○釋曰案其職云掌六律六同之等亦是樂事故在此此下直云瞽矇三百人無府史胥徒者

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瞭三百人而已。○
 凡樂至之暇。○釋曰云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者
 此鄭欲解作樂使瞽矇之意以其無目無所觀見則
 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云命其賢知
 者以為大師小師者此乃師曠之徒亦無目者故引
 為證也就瞽之中命大賢知為大師其次賢知小者
 為小師也其餘為瞽矇也云眡讀為虎眡之眡者易
 頤卦六四云虎眡眈眈其欲逐逐無咎是也云眡瞭
 目明者以其工故使有目者為之也先鄭云無目眡
 謂之瞽已下案詩有矇矇案尚書有瞽矇於此云有
 瞽矇據此三文皆文不具司農參取二處而為三等
 解之諸文皆瞽在上而矇在下先鄭即以瞽為無
 目眡當第一無目眡謂無目之眡眡謂之瞽有目眡
 而無見謂之矇謂矇矇然有眡眡而無見也云有
 無眸子謂之矇者謂目精黑白分明而無眸子人者
 謂之矇案其職六人少師及瞽矇眡瞭因者皆別職
 又無府史而并言之者以其
 大師少師為長故連類言之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陰律也不以湯津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

疏同典

○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六律六同以為樂器亦
 是樂事故列職於此。○註同陰至軍聲。○釋曰同陰
 律也者對律而為陽律也云不以陽律名官者謂其
 官不名典律而云典同也云因其先言耳者謂諸文
 皆先云同後云律若陰陽亦先云陰之類故以同名
 官也引書曰者堯典之篇彼據舜之巡守於方岳之
 下命史官協時月也協合也謂合四時節氣之早晚
 及月之大小定分云正日同律度量衡者謂正定日
 之甲乙陰同陽律之長短及正度之丈尺量之手斛
 衡之斤兩六者皆定正之使依灋又引大師職曰執
 同律以聽軍聲者所引之文皆證同在律上之義若
 然無取於時月日又度量衡連文引之耳案孔註尚

書律為濩制當齊同之則
同不為陰律與鄭義別也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疏磬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擊磬擊
編鍾并教縵樂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

十人疏鍾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金奏
而奏九夏以其樂事故列職於此也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

人疏笙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吹
笙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吹

搏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註搏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吹
搏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教吹

是樂事故亦列職在此○註搏如鍾而大○釋
曰如鍾而大者以其形如鍾而大獨在一簾

誦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

人註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誦東夷之樂讀如味飲
食之味杜子春讀誦為誦莖莖著之誦玄謂讀如誦

之誦○誦或莫拜反劉李音妹味飲食之味如字又
莫介反誦莫戒反又音味莖莖直基反劉直梨反

李音姪著直居反李張疏誦師○釋曰在此者案其
慮反誦古洽反又音閣疏職云掌教誦樂亦是樂事

故列職於此也案鞮鞞氏掌四夷之樂今此特掌誦
樂是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為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

特建此一官也○註鄭司至之誦○釋曰引明堂位
者證誦是東夷之樂云讀如味食飲之味杜子春讀

誦為誦莖莖著之誦者讀從爾雅也此後鄭皆不從之
後鄭云讀為誦誦之誦者欲取誦為赤色是以禮記

萬曆二十一年刊
禮記注疏卷之二

壇弓云周人大事斂用日出鄭云日出時亦赤則東夷之樂名靺者取色赤東方之意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

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

疏旄人○釋曰在

此者案其職云掌教舞散樂舞夷樂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經云舞者衆寡無數其職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以其能為四夷之舞者即為之故無數也○註旄旄至指麾○釋曰案山海經有獸如牛四節有毛是也其牛尾可為旄旗之旄也云舞者所持以指麾者案樂師掌小舞有旄舞是舞者所持以指麾則此旄人舞夷樂而云旄人是亦舞者所持以指麾者若然下鞞鞞氏云主四夷之樂兩宮共掌者但鞞鞞氏掌而不教此旄人教而不掌故二官共其事也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舞者所吹春秋宣八年壬午猶釋萬入上云籥傳曰去

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餘若反釋音亦祭之明日又祭籥師○釋曰在此也字書作釋去起呂反下同籥者案其職云掌教國子舞羽吹籥則此籥師所掌以教國子文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故名官為籥師也○註籥舞至秉翟○釋曰案公羊宣八年傳文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張逸問籥師註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答廢置也於去者為廢故曰廢若然辛巳日有事於大廟仲遂卒卿佐率輕於正祭則重於釋祭則不停正祭合停釋祭至於明日壬午仍為釋祭故孔子為經加猶以充之但宣公乃有慙心於作樂之時去其有聲者用其無聲者也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引之與詩者證籥師教國子舞羽吹籥之事也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十人

籥章吹籥以為詩章

疏

籥章○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土鼓

籥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註籥章至詩章○釋曰案其職有爾詩爾雅爾頌是吹籥以為詩章故官名

籥章也

鞀鞀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鞀讀如履也鞀履四夷舞者所屐也今時倡蹋鼓者

行者自有屐

○鞀丁兮反許慎云履也鞀九具反又力具反呂忱云鞀革履也鞀者幹鞀屐

房味反蹋徒臘反李吐

疏

鞀鞀氏○釋曰在此者案其臘反沓它答反又如字

職云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也○註鞀讀至有屐○釋曰此鄭讀從屐人之屐也案鄭註曲禮云鞀鞀無絢

之屐也此鞀鞀亦是無絢之屐彼為大夫欲去國行喪禮之履此為四夷舞者所屐其屐無絢一也云今

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屐者謂漢時倡優作樂蹋地之人并擊鼓沓沓作聲者行自有屐屐引之者證四

夷舞者亦自有屐與中國者不同也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

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疏

典庸○釋曰在

此者案其職掌藏樂器庸器亦是樂事故列職於此○註庸功至功焉○釋曰先鄭所引春秋者左氏襄

十九年季武子與晉師伐齊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

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引之者見其

煖用荆葦之類○釋曰案其職云掌共焦契卽士喪禮云楚焯是也楚卽荆故云用荆云葦之類者葦所以捶笞人馬用荆竹爲之此亦用荆故云葦之類也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占著龜之卦

兆吉凶○著音尸疏占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占龜筮亦卜筮之類故列職於此也

筮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問著曰筮其

占易疏筮人○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九筮筮有筮其占易○釋曰云問著曰筮者鄭意以筮爲問故易蒙卦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筮爲問也云其占易卽易之凡六爻辭是也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疏占夢○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以日月星

辰占六夢之吉凶夢是精神所感感并日月星辰等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祗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疏祗陰陽氣相侵漸成

祥者魯史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祲○祲子鳩反疏祗

○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士禫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亦是陰陽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

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大祝○釋曰大祝與小祝別職而同官故共

府史胥徒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亦是事鬼神之灋故列職於此也○疏大祝祝官之長○釋曰以其與下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等爲長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疏喪祝○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落亦是禮

事及事鬼神之事及故列職於此也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註甸之言田也

田符之祝○甸音電後疏甸祝○釋曰在此者案其不音者同疏職云掌四時之田表貉之

祝從事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註詛謂祝之使

沮敗也○詛側慮反祝之又疏詛祝○釋曰在此者反沮在呂反沈音叙疏案其職云掌盟詛類

造及說贈祭之祝號亦事鬼神故列職於此註云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者凡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

故云祝之使沮敗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註司巫

巫官之長疏司巫○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若國犬

列職於此○註司巫巫官之長○釋曰案其職云掌群巫之政令與下男巫女巫神士等為師故云巫官

長之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四人徒四十人註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疏能至

主者○釋曰巫與神通亦是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案神士職云凡以神士者掌二辰之灋以猶鬼神示

之居註引孝經緯及國語並是制神之處位及次第主之事神士還是男巫為之故引彼以解此

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故與馮相氏連類在此也○註保守至之變○釋曰以其稱氏也故稱世守天文之變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內史

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八枋執國灋及國令之貳策命群臣皆禮事故列職於此也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疏外史○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書外令及三皇九帝之書亦禮書之類故列職於此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

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疏御史○釋曰在此者案其

職云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皆亦禮事故列職於此也○註御猶至多也○釋曰其職云凡治者受灋令焉并掌贊書故其史特多復

在府上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註巾猶衣

也巾車車官之長○巾如字劉居疏巾車○釋曰在

觀及衣於既反

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皆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註巾猶至之長○釋曰巾猶衣也者謂玉

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故訓巾猶衣也云巾車車官之長者謂與下典路車僕等為長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二

十人註路王之所乘車疏典路○釋曰在此者案其

是禮事故列職於此也○註路王至乘車○釋曰路大也若人君所居皆稱路故有路寢路門路馬之等皆稱路也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

十人疏車僕○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五戎之倅各有差等亦是禮事故亦列職於此也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註司常主王旌旗疏司常○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九旗之物名亦各有差等亦是禮事故亦列職於此也○註司常主王旌旗○釋曰九旗之別自王以下尊卑所建不同不專主於王鄭云司常主王旌旗者以王為主何妨尊卑皆掌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註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疏都宗人○

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皆是事鬼及禮事故列職於此○註都謂至食邑○釋曰案載師云家邑任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則大夫采地不得稱都故據大都小都而言之下文家據大夫而說也此既掌祭祀不云伯而云宗人者避大官名夏官都家稱司馬得與大官同名者以其軍事是重故與大官同名也秋官都家以稱士者以其主都家萬民之獄訟以告方士故謂之上士者察也取其察審之義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註家謂大夫所食采邑疏家宗人○

釋曰在此者案其職云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亦是共鬼神之事故亦列職於此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以神士者

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

為上七次之為中士又次之為下士

疏凡以至之等

士還是上群巫中有學問者抽入神士以其能處置神位故以神為名無數者有即入之故無常數在都家之下者欲見都家神亦處置之在此者案其職云掌三辰之灋當處置神之位次故列職於此

周禮註疏卷第十七

周禮註疏卷第十八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曾朝節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司業事臣劉應秋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

保邦國建立也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祀之

祭之享之禮吉禮是也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

者主謂凶禮賓禮軍禮嘉禮也日吉禮於上承以立

安邦國者互以相成明尊鬼神重人事

示音祗木或作祗下神

示地示之例皆倣此下卷亦然佐本或
作左音同享許丈反又後不音者同
大宗伯之職者以上列其官此列其職也云掌建邦
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單言邦據王為言也云
佐王建保邦國者邦國連言據諸侯為說也○
立至人事○釋曰云立天神地祇人鬼之禮者謂
之祭之享之者經先云人鬼後云地祇鄭則先云
祇後云人鬼者經先云人鬼欲見天在上地在下
藏其間鄭後云人鬼者據下經陳吉禮十二先地祇
後人鬼據尊卑為次故也云禮吉禮是也者案下云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則此亦吉禮故云禮吉禮
是也云保安也所以佐王立安邦國者主謂凶禮賓
禮軍禮嘉禮也者鄭知建保邦國中有凶禮已下者
案下文其次有五禮具此經直云天神人鬼地示吉
禮而已又邦國之上空云建保故知建保中有四禮
也是以鄭即云曰吉禮於上承以立安邦國者互相
成也互相成者王國云吉禮亦有凶禮已下邦國云
四禮明亦有吉禮矣以其神非人不事人非神不

故又云明尊鬼神重人事也尊鬼神者據王國特云
吉禮重人事者據諸侯特言凶禮已下各舉一
見五禮皆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重故也
之享之故書吉或為告杜子春云書為告禮者非是

當為吉禮書亦多為吉禮吉禮之別十有二
疏以吉

示○釋曰此已下敘五禮先以吉禮為上云事邦國
之鬼神示者據諸侯邦國而言者也以其天子宗伯
若還據天子則不見邦國若以天子宗伯而見邦國
則有天子可知故舉邦國以包王國○
二○釋曰云事謂祀之祭之享之者還據已下所陳
先後為次若然經先云鬼與上下體例不同者欲見
逢時則祭事起無常故先云人鬼也云吉禮之別十
有二者從此下經以禮祀血祭二經天地各有三享
人鬼有六
故十二也
以禮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飄師雨師禋之言煙周人尚

臭煙氣之臭聞者禋積也詩曰芄芃棧樸薪之禋之

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

報陽也鄭司農云昊天天天也上帝玄天也昊天上帝

樂以雲門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為賓樂司

中三能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

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大帝星謂五

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

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〇煙

音因

李又音煙禋羊九反本又作燔音同積也燎良召反

飄音風芃薄三反一音房逢反棧音域樸音卜能他

來反下同疏以禮至雨師〇釋曰此祀天神之三禮

圓于權反疏以尊卑先後為次謂欲神始也〇〇〇

之至禮云〇釋曰案尚書洛誥予以秬鬯二白明禮

詩云禮芬芳之祭又案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禮義

竝與煙得相叶也但宗廟用煙則郊特牲云臭陽達

于牆屋是也天神用煙則此文是也鄭於禮祀之下

正取義於煙故言禮之言煙也云周人尚臭煙氣之

臭聞者此禮記郊特牲之文也彼云殷人尚聲周人

尚臭尚臭者取煙氣之臭聞於天引之者證煙義也

云禋積也詩曰芃芃棧樸薪之禋之者此大雅棧樸

之篇引之證禋得為積也云三祀皆積柴實牲玉帛

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者此司中司命等言禋燎則

亦用煙也於日月言實牲至昊天上帝言煙則三

祀互相備矣但先積柴次實牲後取煙事列於卑祀

義全於昊天作文之意也但云或有玉帛則有不思

玉帛者肆師職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立文祀用牲

幣立小祀用牲彼雖總據天地宗廟諸神今以天神言之則二大小祀皆有也以肆師言之煙祀中言玉帛牲牲三事實柴中則無玉唯有牲幣柶燎中但止有牲故鄭云實牲體焉據三祀有其玉帛惟昊天具之實柴則有帛無玉是玉帛於三祀之內或有或無故鄭云或耳云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者案郊特牲云升首於室以報陽彼論宗廟之祭以首報陽今天神是陽煙氣上聞亦是以陽報陽故取特牲為義也鄭司農云昊天也者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典瑞亦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故云昊天也云上帝玄天也者案廣雅云乾玄天易文言云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以天色玄故謂玄名天先鄭蓋依此而讀之則二者異名而同實也若然則先鄭與王肅之等同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故以天解昊天上帝為一也云昊天上帝樂以雲門者先鄭既無六天大司樂分樂而序之及六變俱有雲門不知定取何者以祀天云實柴實牛柴上也者案肆師職此三者皆實牲先鄭直據實柴為實牲者偏據

一邊而言耳其實皆牛也云故書實柴或為實柴者實柴無義後鄭雖不破當還從實柴也先鄭云一中三能三階也者案武陵太守星傳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云司命文昌宮星者亦據星傳云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二文俱有司中司命故兩載之云風師箕也者春秋緯云月離於箕風揚沙故知風師箕也云甫師畢也者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是雨師畢也若左氏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味即五行之味也是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下生金木水火土之五行鄭義大陽不變陰為金雨為木風為土明為火晦為水若從妻所好言之則洪範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鄭註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是土十為木入妻木入為金九妻故東方箕星好風西方畢星好雨以此推之則北官好燠南官好暘中央四季好寒也皆是所尅為妻是從妻所好之義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圓丘所祀天皇帝者案大司樂下文是樂圓鍾為宮云云冬日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著樂六

變則天神皆降是也引之以破先鄭昊天上帝與五天為一之義云星謂五緯者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言緯者二十八宿隨天左轉為經五星左旋為緯案元命包云文王之時五星以聚房也星備云五星初起牽牛此云星明是五緯又案星備云歲星一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熒惑日行三十三分度之一十三歲而周天鎮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而周天大白日行八分度之一八歲而周天辰星日行一度一歲而周天是五緯所行度數之事且諸文皆星辰合解之故尚書堯典云曆象日月星辰洪範五紀亦云星辰鄭皆星辰合釋者餘文於義不得分為二故合釋此文皆上下不見祭五星之文故分星為五緯與辰別解者然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辰即二十八星也案昭七年左氏傳晉侯問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是其事但二十八星面有七不當日月之會直謂之

星若日月所會則謂之宿謂之辰謂之次亦謂之房故尚書胤征云辰弗集于房孔註云房日月所會是也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者此破先鄭也何則先鄭以為司中是二台司命是文昌星今案三台與文昌皆有司中司命何得分之故後鄭云文昌第五第四星必先言第五後云第四者案文昌第四云司命第五云司中此經先云司中後云司命後鄭欲先說司中故先引第五證司中後引第四證司命故文倒也案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宮六星第一曰上將第二曰次將第三曰貴相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是其本文也云或曰中能者亦據武陵太守星傳而言云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引此破先鄭也云祀五帝亦用實柴之禮云者案禮記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以日為主故知五帝與日月同用實柴也若然五帝與昊天其服同太裘其牲同繭粟於燔柴退與日月等者禮有損之而益亦如社稷服絺冕及其血祭即在五嶽之上亦斯類也案

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即春秋緯文
 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
 赤熒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
 時光紀季夏六月火受制其名含樞組又元命包云
 大微為天庭五帝以合時此等是五帝之號也又案
 元命包云紫微宮為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為中宮大
 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帝居傍兩星巨辰子位故為
 北辰以起節度亦為紫微宮紫之言中此宮之中天
 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
 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布常
 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
 註云天皇北極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大一帝
 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其紫微宮中皇天上帝亦
 名昊天上帝得連上帝而言至於單名皇天單名上
 帝亦得故尚書君奭云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
 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鄭註云皇天北極大
 帝又掌次云張甄案設皇邸以旅上帝上帝即大帝
 堯典云欽若昊天皆是上帝單名之事月令更無祭

五帝之文故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鄭分之皇天北
 辰耀魄寶上帝大微五帝亦是上帝單號之事若然
 大帝得單稱與五帝同五帝不得兼稱皇天昊天也
 異義天號等六今尚書歐陽說曰欽若昊天夏曰蒼
 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為皇天爾雅亦然故尚書
 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
 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
 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
 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勅四時知昊天不獨春秋左
 氏曰夏四月巳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玄
 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
 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
 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旻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
 以監下言之昊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
 以已情所求言之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
 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旻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
 宜上天同雲求之所為當順於時此之求猶人之說
 事各從主耳若察于時所論從四時天各云所別故

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徒紫
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五稱之鄭云皇天者其尊
大之號不逐四時為名似本正稱此經星辰與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鄭君以為大宗案尚書堯典禮于六
宗但大宗之義有其數無其名故先儒各以意說鄭
君則以北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
六者為六宗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
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
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
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
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
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
案夏侯歐陽說云宗實一而六名實不相應春秋
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辰河海山川凡六宗魯下天
子不祭日月星辰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
六宗與古尚書說同玄之間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禮
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禮也望
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禮山川言望則六宗

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禮祀昊天上帝以
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
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
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婦地
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太報天而主日配以
月則郊祭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
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禮論王莽時劉歆
孔昭以為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為六宗漢武即位依
虞書禮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帝時詔令王肅議
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曰所宗者六埋少牢
於大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
月幽祭祭星雩祭祭水旱孔安國註尚書與此同張
融許從鄭君於義為允案月令孟冬云祈來年於天
宗鄭云天宗日月星辰若然星辰入天宗又入六宗
其日月入天宗即不入六宗之數也以其祭天以血
主日配以月日月既尊如是故不得入宗也

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黿辜祭

四方百物註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陰祀

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

工氏之子曰句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

稷湯遷之而祀棄故書祀作禩禩為罷鄭司農云禩

當為祀書亦或作祀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

五祀罷辜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玄謂

此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

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少昊氏之子曰重為

句芒食於木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玄冥食於

水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上五嶽東

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

不見四寶者四寶五嶽之匹或省文祭山林曰埋川

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醢醢牲胃也醢而磔之謂磔

攘及蜡祭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

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

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啜禽獸仁之

至義之盡也○狸亡皆反劉莫拜反沈如字劉直蔭

侯反下同厲如字本或作烈禩音祀又作祀罷如字

一音芳皮反磔張格反食此音嗣下食宗族同少昊

萬曆二十一年刊

詩詔反下少吳同重直龍反該古來反羣音辱同不
見賢遍反此內不音者同實音獨本亦作瀆下同省
所景反磔攘如羊反蜡七詐反種章勇反郵有牛反
啜音綴井田間道左思吳都賦云畛畷無數又陟劣
反禮尊卑之次亦是歆神始也云以血祭祭社稷
五祀五嶽者此皆地之次祀先薦血以歆神已下二
祀不復用血也○註不言至盡也○釋曰云不言祭
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者此經對上經祭天天則
大次小三者具此經雖見三祀唯不見者此血祭下仍
其方澤與昊天相對此經方澤不見者此血祭下仍
有狸沈與醜辜二祀三祀具得與上天神三者相對
故闕大地也且社稷亦土神故舉社以表地示鼓人
職亦云靈鼓鼓社祭亦舉社以表地此其類也若大
地方澤當用瘞粢與昊天煙相對故鄭云不言祭地
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云陰祀白血起者對天為陽
祀自煙起貴氣臭同也云社稷土穀之神者案孝經
緯援神契云社者五土之總神稷者原隰之神五穀

稷為長五穀不可偏敬故立饗以表名郊特牲亦云
社者神地之道社者土之神稷者穀之神故云土穀
之神也云有德者配食焉云云至而祀集案左氏昭
公二十九年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
為社則是死乃配社食之云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
於稷湯遷之而祀棄者案左傳云有厲山氏之子曰
柱為稷案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
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若然稷祀
棄實在於湯時云夏之衰者遷柱由旱欲見旱從夏起
故據夏而言也是以書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
可作夏社註云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
暵水溢則變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
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
龍以無可繼之者於是故止其旱在夏之時驗也先
鄭云五祀五色之帝於于者宮中曰五祀者先鄭意
此五祀即掌次云祀五帝一也故云五色之帝後鄭
不從者案司服云祀昊天與五帝皆用大裘當在圓
丘與四郊上今退在社稷之下於王者宮中失之遠

矣且五帝天神當在土經陽祀之中還在陰祀之內
一何陋也云罷辜披磔牲以祭者此先鄭從古書罷
於義未可故後鄭不從罷從經驅爲正其云披磔牲
以祭仍從之矣云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者此舉漢
法以况醢辜爲磔之義必磔狗止風者狗屬西方金
金制東方木之風故用狗止風也玄謂此五祀者五
官之神在四郊者生時爲五官死乃爲神配五帝在
四郊知在四郊者鄭即引月令四時四立之日迎氣
在四郊并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故鄭云四時迎五
行之氣於四郊也云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者
但迎氣迎五方天帝雖不言祭人帝按月令四時皆
陳五德之帝大昊炎帝黃帝少昊縉頊等五德之帝
并五人神於上明知五人神爲十二月聽朔及四時
迎氣而陳故鄭此註及下青主赤璋之下註皆云迎
氣時并祭五人帝五人神也云少昊氏之子曰重已
下案昭二十九年魏獻子問蔡墨曰社稷五祀誰氏
之五官對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
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爲熙爲玄冥

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頡頏氏有子曰
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
土爲社稷爲田正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趙商問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頡頏氏之子稷爲祝融共
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其二祀五官之神及四郊
合爲稷食后土祭法曰共工氏霸九州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即句龍答曰稷爲祝融
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
代者故先師之說稷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註云
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云五
嶽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
高山者此五嶽所在據東都地中爲說案大司樂云
四鎮五嶽崩註云華在豫州嶽在雍州彼據鎬京爲
說彼必據鎬京者彼據災異若據洛邑則華與嵩高
並不在豫州其雍州不見有災異之事故註有異也案
爾雅江河淮濟爲四瀆爲定五嶽不定者周國在雍
州時爲西嶽故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爾雅不載
以東都爲定故爾雅載之也若然此南嶽衡案爾雅

萬曆二十一年刊

霍山為南嶽者霍山即衡山也故地理志揚州霍山為南嶽者山今在廬山彼霍山與臯州霍山在嵩華者別云不見四瀆者四瀆五嶽之匹或省文者五嶽四瀆相對若天地故設經省文惟見五嶽也若然下云瀆沈祭山川澤五嶽歆神雖與社稷同用血五嶽四瀆山川之類亦當狸沈也爾雅云祭山曰瘞縣者或異代法耳若然瘞縣既非周法而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註云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禮與至人云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註云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爵以先之彼亦言祈沈者祈沈雖非周法引以况義無嫌也云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其性之含藏者經理沈祭山林川澤總言不析別而說故鄭分之以其山林無水故埋之川澤有水故沈之是其順性之含藏也云臨臨牲也者無正文蓋據當時臨樂牲體者皆從育臆解析之故以育言之云謂礫讓及蜡祭者案禮記月令云九門礫讓又十二月大難時亦礫讓是礫牲讓去惡氣之禮也云及蜡祭者案彼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天子於周之十二月建亥之月於郊而為蜡法此所引郊特牲曰八蜡已下儀據諸侯行蜡法彼云八蜡以記四方不作祀作祀者誤云八蜡以記四方者謂八蜡之禮以記四方諸侯知順成不順成若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若四方諸侯年穀有不順四時成熟者其八蜡不得與四方成熟之處通祭八蜡也云以謹民財者八蜡既不通明民不得行黨正飲酒奢侈之事故云以謹民謹民謂謹節民之用財之法也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者彼註云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云祭百種以報嗇也者謂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以報收嗇之功故云祭百種以報嗇也云享農及郵表畷者彼註云農謂田畷典田大夫郵表畷畷止也謂田畷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是郵行往來直表畷止於其下是止息之處有神亦祭之云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者八蜡者案彼祭有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蜡之中有猫虎是禽獸也云仁之至者

據饗先嗇司嗇及農是仁恩之至義之盡者據饗貓
虎坊與水庸郵表燬之等是義之盡引之者證祭亦
礫牲之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
事也

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

是禘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體

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

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

諸陰陽之我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

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孰於禘逆言之者與下共

文明六享俱然禘言肆獻裸禘言饋食皆著新黍稷

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福明年春禘於

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禘○肆也

骨體裸古亂反禴餘若反烝之承疏以肆至先王○

反禘戶夾反率五音律又音類疏釋曰此一經陳

享宗廟之六禮也此經若細而言之即有六禮總而

言之則亦有三等之差肆獻裸是禘之大祭以饋食

是禘之次祭以春享以下是時祭之小祭若以總用

袞冕大牢言之此亦皆為大祭也故酒正註云大祭

者王服大袞袞冕所祭是也此大者皆言享者對天

言祀地言祭故宗廟言享享獻也謂獻饌具於鬼神

也○註宗廟至一禘○釋曰云宗廟之祭有此六享

者此則吉禮十二之中處其六也云肆獻裸饋食在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禘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
 升合食于大祖列昭穆序父子是禘之義也若殷則
 禘於三時周則秋禘而已又有五年一禘禘則各於
 其廟爾雅云禘大祭者禘是總名祭法祭天圓丘亦
 曰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謂夏正郊天亦
 曰禘夏殷四時之祭夏祭亦曰禘但於周宗廟之祭
 則有五年禘禘雖小於禘大於四時亦是夫祭之名
 也云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也者薦孰當朝踐
 後爛祭時故禮運云腥其俎孰其穀鄭云孰其穀謂
 體解而爛之是其饋獻獻以盎齊之節故云薦孰時
 但體解之時必肆解以為二十一體故云肆也云獻
 獻醴謂薦血腥也者此是朝踐節當二灌後王出迎
 牲祝延尸出尸坐於堂上南面迎牲入豚解而醒之
 薦於神坐以玉爵酌體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
 齊以獻尸故云謂薦腥也云禩之言灌者經云禩者
 是古之禩字取神示之義故從示鄭轉從灌者以靈
 鬯灌也降神取澆灌之義故從水言灌以靈鬯謂鬯
 獻尸求神時也者凡宗廟之祭迎尸入尸坐於堂上

先灌謂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尸得之歷地祭訖
 卒之奠之不飲尸為神象灌地所以求神故云始獻
 尸求神時也言始獻對後朝踐饋獻醴尸等為終故
 此稱始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氣歸于地故祭
 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者人之獻吸出人之氣為魂
 耳目聰明為鬼人死魂氣歸於天為陽形氣歸於地
 為陰祭時作樂為陽是求諸陽灌地為陰是求諸陰
 故云求諸陰陽之義也云殷人先求諸陽謂周人先求
 諸陰者此二代自相對殷人先求諸陽謂未灌先合
 樂周人先求諸陰謂未合樂先灌故云求諸陰灌是
 也引之者欲見周人祭先灌之意云祭必先灌乃後
 薦腥薦孰於禘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
 知向所說其先灌訖王始迎牲次腥其俎腥其俎訖
 乃爛爛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
 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
 是最在先之事是於禘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
 享俱然者既從下向上為文即於下五享與上禘祭
 皆有灌獻肆二事耳故云六享俱然云禘言肆獻灌

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者禘言肆獻灌明
禘亦有之禘言饋食食是黍稷則禘亦有黍稷也者
明也明有黍稷互相備矣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
大祖者此以周衰禮廢無文可明春秋左氏傳云周
禮盡在魯卽以春秋爲魯禮今言魯禮者指春秋而
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謂若文公二年秋
八月大事於大廟躋僖公僖三十二年薨至文二年
秋八月於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爲禘祭也
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大祖謂周公廟周公
廟中而爲禘祭也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此明年春
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
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二年春有禘可知
何者以文公二年禘則知僖公宣公二年春亦有禘
公宣公二年旣爲禘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
六年秋禘是三年禘更加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
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春禘矣故云明年
春禘於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廢祭者公
羊傳文毀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五年六年

年七年八年八年八年之中四年五年六年爲三年禘
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公禘
禘者是禮識文謂五年之中爲一禘一禘也鄭言此
者欲見肆獻裸及饋食三者爲禘禘從三年喪畢後
爲始之意也從禮祀已下至此吉禮十二皆故神始
河者案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云乃奏黃鍾歌大呂舞
雲門以祀天神已下復云圜鍾爲宮若樂六變天
神皆降若樂八變地示皆出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
禮鄭云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
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彼先奏是
樂以致其神則天神地祇人鬼皆以樂爲下神始也
彼鄭云禮之以玉據天地而裸焉據宗廟則此上下
天神言禮地示言血此宗廟六享言裸是其天地宗
廟皆樂爲下神始禮血與裸爲歆神始也又案禮器
與郊特牲皆言郊血大享腥二獻燔一獻孰者皆
薦饌始也以其郊是祭天而言用血大享是禘祭先
王而言用腥二獻是社稷而言用燔一獻是祭羣小
祀而言用孰與此是其先彼是其後後爲爲饌可知

故郊言血大享言腥三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哀謂

獻言燭一獻言醜也以凶至之憂釋曰此

救患分裁凶禮之別有五疏凶禮之目也邦國者亦

如吉禮舉外以包內之義凡言哀者皆謂被凶裁從

後以物哀之也釋曰云哀謂救

患分裁者此據左氏僖元年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諸

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裁討罪禮也引之者

證哀者從後往哀之義言救患分裁討罪者救患即

刑有不安之患諸侯城之是救患也分裁謂若宋裁

諸侯會於澶淵謀歸宋財是分裁也討罪謂諸侯無

故相伐是罪人也釋曰云諸侯共討之是討罪也三

者皆是相哀之以喪禮哀死亡註哀謂親者服焉疏

法故并代引之疏亦作哈祿音遂疏經云亡者多是逃亡此經

者舍祿釋曰亦作哈祿音遂疏經云亡者多是逃亡此經

鄭不解亡則亡與喪為一以其逃亡無可哀故也云

哀謂親者服焉者係上文云哀邦國之憂則此亦據

諸侯邦國之內而言但天子諸侯絕傍期傍期已下

無服若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亦有服今鄭云親

者服焉疏者舍祿者鄭廣解哀義不專據天子諸侯

之身也案士喪禮親者不將命註云大功已上有同

財之義無歸合法鄭云親者服焉據大功親以上直

有服無舍法若小功以下有舍并有服也若然此據

大夫已下而說天子諸侯雖無服其舍祿則有之故

春秋王使榮叔歸舍且賜士喪禮君使人祿明天子

以荒禮哀凶札

註荒人物有害也曲禮

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

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札讀為截謂疫

厲音截縣音玄疏荒人至疫厲釋曰云荒人物

則荒中有凶是物有害荒中兼有札是人有害案司

服云大札大荒則素服註云札疫病荒飢饉者彼不

萬曆二十一年刊

司禮生疏卷之六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以荒為目以荒替凶處故彼註荒為飢饉不為物有
害也曲禮曰以下案彼註不祭肺則不殺也馳道不
除為妨民取蔬食也皆為貶損若然君言不祭肺馬
不食穀祭事不驟則大夫士亦然大夫言不食梁梁
加穀士飲酒不樂則人君曰食黍稷稻粱亦貶於飲
酒亦不樂君臣互見為義也云札讀為截截謂疫癘
者鄭讀從截絕之義故也春秋有夭昏札
是厲鬼為疫病之事故云謂疫厲也

禍哉

禍哉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焉曰

天作淫雨害於桑盛如何不弔廡焚孔子拜鄉人為
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為火于偽

同疏

禍哉至之道○釋曰禍哉謂遭水火鄭知義
然者以上下文驗之此禍哉當水火二事為證

也案莊十一年秋宋大水魯人使弔之傳例雨三日
已上為淫廡焚孔子拜鄉人為火來者事禮記雜

記云亦相弔之道者謂
亦如魯莊公弔宋事也

合財貨以更其所喪春秋襄三十年冬會于澶淵宋

裁故是其類○禮劉戶外反徐古外反更音

其類○釋曰此經本不定若馬融以為國敗正本多

為圍敗謂其國見圍入而國被禍敗喪失財物則同

盟之國會合財貨歸之以更其所喪也必知禮是會

合財貨非會諸侯之兵救之者若會合兵當在軍禮

之中故知此禮是會合財貨以濟之也故大行人云

致禮以補諸侯之裁小行人亦云若國師役則命犒

禮之是其有財貨相補之驗或引左氏澶淵之會為
證也案左氏傳為宋裁諸侯之大夫謀歸宋財是以
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蔓宋向戌衛北宮
完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
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澶淵之會卿不
書不信也又云書曰某人某人尤之也若然既而無

歸宋財引者此取本謀歸宋財一邊義無嫌也以恤禮哀寇亂恤憂也鄰

鄰國相憂者亦上云哀邦國之憂據諸侯為說故鄭疏恤憂至為

以鄰國解之云兵作於外為寇作於內為亂者案文釋曰云

公六年魯惠伯云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又成公十七年長魚矯曰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

以德御軌以刑據此文既言寇亂當據惠伯之言為義也而云哀之者既不損財物當遣使往諮問安不

而以賓禮親邦國親謂使之相親附賓禮之別有

八疏親謂至有八釋曰經既云親邦國故鄭還

也賓禮之別有八者即下文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

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六禮者

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

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

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

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偶至時見者言無

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

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

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

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

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日

朝直遙反註下不出者皆同遞音弟徧音遍下同猶朝張遙反此六至則徧釋曰云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者案此經文皆云見是下於上稱見故云諸侯見王為文也秋官大行人云春朝諸侯之等皆云朝覲諸侯是王下見諸侯為文故彼註云王見諸侯為文二者相對為文不同以彼是天子見諸侯之義故置天下之事以比邦國之功皆據天子為主故以天子見諸侯為文此則諸侯依四時朝天子故以諸侯見天子為文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者謂要服以內侯甸男采衛要之等云四時分來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遇是其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之事也云朝之言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者此鄭解其名也四方諸侯來朝覲天子豈有別意乎明各舉一邊互見為義耳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者非謂寺

常月直是事至之時故云時者言其無常期也言諸侯有不順服此解時之義也云王將有征伐之事者諸侯既不順服明知有征討之事也云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者此司儀及覲禮所云為壇合諸侯是也云命事者謂命以征討之事即大行人云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是九伐之法也云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此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引之者證時會之義但時霸者會盟諸侯非王者法引之者取一邊證為壇會盟之事同若然當諸侯有不順王命者不來其順服者皆來朝覲天子一則顯其順服二則欲助天子征討故來也云既朝覲者若不當朝之歲則不須行朝覲於國中直壇朝而已其當朝之歲者則於國中春夏行朝宗於王朝受享於廟秋冬則一受之於廟也故鄭云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也云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鄭知十二歲者案大行人云十

二歲王乃巡守殷國若王無故則巡守王制及尚書所云者是也若王有故則此云殷見曰同及大行人云殷國是也云殷同者六服衆皆同來言殷國者衆來見於王國其事一也鄭知爲壇於國外者觀禮云諸侯觀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鄭註云四時朝觀受之於廟此謂廟會殷同也明知諸侯殷見亦爲壇於國外若巡守至方嶽然云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者巡守命政則王制所云命典禮考禮命市納價之類又尚書所云歲二月東巡守已下修五禮五玉及協時月正日之等皆是也云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者若四時服數來朝則當朝之歲大行人所云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男服三年朝采服四年朝衛服五年朝要服六年朝各隨其年而朝若殷見曰同春則東方六服盡來夏則南方六服盡來秋則西方六服盡來冬則北方六服盡來故云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矣

特聘曰問殷覲曰視

註

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

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

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

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覲他弔反一音

疏註時聘至一年○釋曰此二經者是諸侯遣臣聘

問天子之事鄭知時聘是無常期者以其與上文

時見同言時則知此時聘亦無常期也云天子有事

乃聘之焉者上時是當方諸侯不順服其順服者當

方盡朝無遣臣來之法其餘三方諸侯不來諸侯聞

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大夫來問天子故云天子有

事乃聘之焉云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爲小禮

者瀆數也天子無事不敢數遣大夫聘問天子以是

故有事乃遣大夫問也必知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者

以其經稱問案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曰問

明使大夫也云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者以

諸侯既不自朝明使卿來聘天子故稱殷殷衆也若
 殷見然云朝者少卿來則衆也云諸侯乃使卿以大
 禮衆聘焉者鄭知使卿以大禮者見聘禮大聘使卿
 此既諸侯使臣代以來明不得使大夫故知使卿以
 大禮衆聘焉使卿爲大禮對使大夫爲小禮也云一
 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者鄭約大行人要服之內
 諸侯服數來朝一服朝當此三年以其侯服年年朝
 甸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
 朝從天子巡守是甸服於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
 是使卿殷覲也男服三年朝六年朝九年朝十二年
 從天子巡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
 卿以大禮聘天子也采服四年朝八年朝十二年從
 天子巡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之法是
 亦使卿以大禮聘天子也衛服五年朝十年朝則元
 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天子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
 天子也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則元年七
 年十一年亦無朝法是亦使卿以大禮聘
 也故知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也
 以軍禮同

邦國

同謂威其不協

同謂威其不協同謂至有五〇釋曰既云同
 于念

反沈創林反差初
 佳反沈初宜反

疏

同謂至有五〇釋曰既云同
 故鄭

云同謂威其不協若禮記郊特牲云宮縣白牡朱干設錫之類皆是諸
 侯之僭

禮也

大師之禮用衆也

疏

用其義勇
 勇〇釋曰

云大師者謂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
 國一軍出征之法用衆鄭云用其義勇者論語云見

義不爲無勇也見義謂見君有危難當致身授命以
 救君是見義而爲故勇義兼言若朋友推刃是不義

而大均之禮恤衆也

疏

均其地政地守地職之賦所

以憂民

疏

均其至憂民〇釋曰此大均亦據邦國
 徧天下皆均之故云大均不患貧而患不

均不均則民患故大均之禮所以憂恤其衆也鄭約
 地官均人云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彼註云政讀

為征地征謂地守地職之稅也地守衡虞之屬地職
農圃之屬若然地征者與下地守地職為目也此云
之賦即彼註之稅一也此大均必在軍禮者謂諸侯
賦稅不均者皆是諸侯僭濫無道致有不均之事當
合眾以均之故在軍禮也
大田之禮簡眾也
古者因田習兵閱
其車徒之數

音悅
疏 古者至之數○釋曰此謂天
謂閱其車徒之數也云古者因田習兵者案書傳云
戰者男子之事因蒐狩以閱之閱之者串之大司馬
田法引論語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以證因田獵為習
兵之事云閱其車徒者田獵之時有車徒旗鼓甲兵
之事故云閱
大役之禮任眾也
築宮邑所以事民
其車徒也

力強弱也
疏 築宮至強弱○釋曰鄭知有築宮邑者
云築地伊匹是築邑也其靈臺隄防之等皆役民力
鄭略之也云事民力強弱者論語云為力

事民力之
人封之禮人眾也
止封疆溝塗之固所
強弱也

以合聚其民○疆居
疏 正封至其民○釋曰知太
良反
侵境界民則隨地遷移者則民庶不得合聚今以兵
往正之則其民合聚故云大封之禮合眾也鄭兼言
溝塗者古境界皆有溝塗而樹之以為
阻固則封人云為畿封而樹之者是也
**以嘉禮親萬
民**
嘉善也所以因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嘉禮之

別有六
疏 以嘉禮親萬民○釋曰餘四禮皆云邦國
舉邦國而言此嘉禮六者萬民所行者多故舉萬民
其實上下通也○
疏 嘉善至有六○釋曰云所以因
人心所善者而為之制者案禮運云飲食男女人之
大欲存焉此嘉禮有飲食男女之等皆是人心所善
者故設禮節以裁制之
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即下經所云者皆是也

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不別疏以飲至兄弟○釋曰此經云飲食亦尊彼列反疏早通有下文別有饗燕則經云飲者非饗燕是私飲酒法其食可以通燕食俱有以其下不別云食故也○注親者至然也○釋曰言使之相親者止謂與族人行飲食即是相親也云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者謂人君與族人行食禮拜飲酒之禮故立言之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者鄭彼註云親者稠疏者稀假令親兄弟歲四度從父昆弟歲三度從祖昆弟歲二度族昆弟歲一度是其一世降一等云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者子孫雖有氏族不同皆繫之以正姓若魯姓姬子孫仲孫叔孫季孫之屬氏族雖異曰注生臣女

以姓而不別也云綴之以食而弗殊者謂繼別為大宗者與族人行食禮相連綴序以昭穆而不可殊異也云百世而昏姻不通者以繫之以正姓雖氏族異昏姻不得通行也云周道然也者對殷道則不然以其殷道氏族異則得昏姻也引之者證此經以飲食相親之事鄭註引文王世子據人君法引大傳據大夫士法則萬民亦注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注親其恩有此飲食之禮也注以昏至男女○釋曰此一節陳昏成其性○注冠古注以昏至男女○釋曰此一節陳昏亂反注冠筓之事上句直言昏冠專據男而言亦有姻筓故下句兼言男女也若然則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使男女相親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配為夫妻是也冠筓之禮所以成男女男二十而冠女子許嫁十五而筓不許亦二十而筓皆責之以成人之禮也○注親其恩成其性○釋曰案昏義婿親迎御輪三周是婿親之親之也者使之親已是親其恩也云成其性者冠義云禮始於冠既冠責以為人父為人子為人臣之禮又內則云二十敦行孝弟是

黃曆二十二年刊

周禮卷之八

三

成其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

性也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

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

議故之辟議賓之辟疏以賓至朋友○釋曰言以賓

耦射三侯三獲三谷五正是賓射之侯也以此賓射

之禮者謂行燕飲之禮乃與之射所以申歡樂之情

故云親故舊朋友也○註射禮至之辟○釋曰云射

禮雖王亦立賓主也者案大射禮以大夫為賓主案

此云王以賓射之禮既行燕飲之禮明知王亦立賓

主也云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若據位

為王已後亦有以臣為朋友不得云故舊今天故舊

朋友明據未為王時案文王世子周公居攝成王與

伯禽在學與學子同居又王制有王太子是為世子

時共在學者也云天子亦有

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註

賓客謂朝聘者疏朝聘者○

釋曰此經饗燕並言殊食於上者食無獻酢之法故

別言於上與私飲同科此饗燕謂大行人云上公三

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饗亨大牢以

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

旅降脫履升坐無筭爵以醉為度行之在寢此謂朝

賓若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是親四方賓

客以脰膾之禮親兄弟之國註脰膾社稷宗廟之肉

以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共先王者魯定公

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上忍疏歸脤○釋

曰兄弟之國謂同姓諸侯若魯衛晉鄭之等凡受祭肉者受鬼神之佑助故以脤賜之是親之同福祿也鄭總名脤社稷宗廟之肉分而言之則脤是社稷之肉脤是宗廟之肉是以成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註云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劉子曰國之大事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又案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脤以此言之則宗廟之肉曰脤社稷之肉曰脤之驗也而公羊穀梁皆曰云生居俎上曰脤熟居俎上曰臠非鄭義耳對文脤為社稷肉臠為宗廟肉其實宗廟社稷器皆飾用蜃蛤故掌蜃云祭祀共蜃器之蜃註云飾祭器是其器皆飾以蜃也云兄弟有共先王者謂若魯與周同承文王鄭與周同承厲王如此之輩與周同立廟是也云定公天王使石尚來

言來者自外之辭歸者不友之稱是天子祭社使來歸脤引之證同姓有歸脤之事此文雖主兄弟之國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兄弟之國同故僖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註云胙臠肉周禮以脤賜之禮親兄弟之國不以賜異姓敬齊侯比之賓客又僖公二十四年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臠焉有喪拜焉是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亦得脤臠之賜是以大行人直言歸脤以交諸侯之福不辨同姓異姓是亦容有非兄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疏以賀至之國○釋曰言賀慶者謂姓王昏姻甥舅諸侯之國有喜可賀可慶之事王使大夫往以物賀慶之可施及異姓之國所以親之也雖主異姓其同姓有賀慶可知故舉異姓包同姓也是以大行人云賀慶以贊諸侯之喜不別同姓異姓則兼同姓可知○註異姓至甥舅○釋曰若據男

萬曆二十二年刊

禮記卷之六

三

女身則男曰昏女曰姻若以親言之則女之父曰昏
婿之父曰姻言甥舅者嫁女與之則為甥主娶女來
則為舅總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每命異儀
昏姻之國也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疏以

至之位○釋曰此一經與下文為總目以其大宗伯
掌五禮禮所以辨尊卑故以九儀之命正諸侯邦國
之位使之不有僭差也○註每命至異數○釋曰云
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者下文從一命以至九命
各云所受賜貴賤不同即此經以九儀之命正邦國
之位事義相成故云貴賤之位乃正正則不僭濫也
引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壹命受職註始見命為正
亦異數者證每命異儀也壹命受職
吏謂列國之士於子男為大夫王之下士亦一命鄭
司農云受職治職事○見命下士

命為正吏者對府史胥徒非正吏以其府史胥徒皆
官長所自辟除未得王之命故以士得王命者為正
吏也云謂列國之士者謂公侯伯為列國下云七命
賜國鄭註孝經云列士封疆謂之諸侯亦據公侯伯
七命賜國則子男不得為列國也典命公侯伯之士
一命故鄭以列國之士解之也云於子男為大夫者
典命子男大夫一命是也云王之下士亦一命者無
正文直以序官有上士中士下士之名又典命大夫
四命之下空文宜有三命二命一命故以王之下士
一命解之若然典命不見王之命三命已下者以其
四命已上有出封之理故下云其出封皆加一等士
無出封之理故不言以義推之則士有三命已下也
先鄭云受職治職事者設官分職再命受服註鄭司
止為治事故以治職事解之也再命受服
農云受服受祭衣服為上士玄謂此受玄冕之服列
國之大夫再命於子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

孤之服王之中士亦再命則爵弁服

疏鄭司至弁服○釋曰先

鄭云受服受祭衣服為士士者祭衣服雖不指弁服名以義推之先鄭云為上士則服爵弁服也言為上士者上一命先鄭雖不言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此言再命為上士則王之中士下士同一命可知也玄謂此受玄冕之服者以司服云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此云再命受服明據玄冕也云列國之大夫再命者亦據典命公侯伯之大夫同再命而知云於子男為卿者亦據典命而言也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此亦據司服之文案玉藻註云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則公之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玄冕若無孤之國則公侯伯子男卿絺冕大夫玄冕士皆爵弁若然此註云於子男為卿卿當絺冕矣鄭云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者據司服之成文而言也云王之中士亦再命者上文已差訖云士則爵弁服者凡言士者無不爵弁服士例皆爵弁以助祭也

其王吉服有九自公已下轉相如其爵弁於天子諸侯非吉所用故不言案士冠禮皆有爵弁服是士之助祭服故士以爵弁為正也案先鄭解此九儀皆先言王臣後鄭皆諸侯為首以王臣亦之者後鄭見上云正邦國之位故以諸侯為首後以王臣亦之得其理也 **三命受位**鄭司農云受下大夫之位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

王之臣也王之上士亦三命 **疏**鄭司至三命○釋

之位先鄭意以上士二命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案王制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小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則諸侯之五大夫有注下案序官有中大夫下大夫則中大夫亦得名為士大夫矣故先鄭以下大夫三命上大夫四命即與命大夫四命者是上大夫也後鄭不從者以侯伯子男名位不同侯伯猶同七命子男猶同五命况申夫大夫大夫夫名位既同何嫌不得同命也是以典命唯見大

夫四命是兼中下大夫故不從先鄭也玄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諸侯之卿大夫皆得聘天子今於三命乃云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者以其再命已下卑雖得聘天子不得言位於王朝是以據列國之卿而言故曲禮云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註引春秋晉士起亦據晉國之卿三命而於天子稱士與天子三命之士同稱士即為王臣也

四命受器

鄭司農云

受祭器為上大夫玄謂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王之禮運曰大夫亦四命

疏

鄭司至四命○釋曰先鄭云受祭器為上大夫上已破訖玄謂此

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若曲禮云大夫有田者先為祭服後為祭器則儀禮少牢用成牲皆是有地大夫則自得造祭器今云公之孤四命始為祭器但末四命已前有地大夫

假之使足至四命即具有言始有祭器者據始得具祭器而言引禮運者證末四命已前祭器須假之意

云王之下大夫亦**五命賜則**鄭司農云則者法也

出為子男玄謂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

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

三百里以上為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為則方五

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

焉○以上**疏**鄭司至制焉○釋曰先鄭云出為子

時掌反**疏**男者司農據典命而言玄謂則地未成

國之名者對下文七命賜國是成國此五命子男言則是未成國但成國之賦有三若以出軍言之春秋襄公傳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謂據公五百里而言以其侯伯為次國二軍故也若以執圭為成國而

言可及伯卽下經七命賜國者是也若以千乘爲成國言之唯公及侯以其伯二百里不得出手乘故鄭註論語云公侯之封乃能容之是也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亦是典命文云賜之百里二百里之地者大司徒職文云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者此據下文七命賜國而言也云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國者此舉後代以况義二十五成與夏殷五十里國亦與周時百里二百里之國同名則故云則方五寸里云合今俗說子男之地者時有孟子張包周及何休等竝不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以王制百里七十等竝不信周禮有五百里爲周法故鄭指此等人爲俗說也云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者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周公太平制禮所定法故云識古有此制也引此諸文者證時有解

六命賜官

鄭司農云子男則爲五十里者故也

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春秋襄十八年冬晉侯以

諸侯圍齊荀偃爲君虜河既陳齊侯之罪而曰曾臣

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先悉薦

同後胡疏鄭司至後之○釋曰先鄭云子男入爲

豆反加一等無入加之文則出有加入無加今以子男

五命入加一等爲王朝六命卿於理不可且見此上

下文所言賜受者皆是自外之事今言賜官則是此

六命之人使已有之今以賜官爲賜當身治一官亦

不可故後鄭皆不從也先鄭之義出加入亦加若毛

君之義出加入減故晉詩云豈曰無衣六兮毛傳云

天子之雅六命車旗衣服以大爲節是出加入減也

後鄭不從者諸侯入爲王卿大夫其尊加故以爲榮

何得入則減之乎指如鄭武公桓公竝入爲王之司

徒詩人美之若減何美之有乎明入不減鄭君之義

卷八

出加入不減依於在國若言六命者以晉侯入為王
卿謙不敢必當七命之服故云六命耳玄謂此六命
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者案載
師有小都大都大都謂三公王子母弟所食邑小都
王之卿六命所食邑如此太命已上賜之官使得自
置其臣治家邑如諸侯此則太宰云施則於都鄙建
其長立其兩已下是三公王子母弟得立官如畿外
諸侯但少一卿不足於諸侯而巳言家邑雖與大夫
家邑同名此則大都小都也卿大夫稱家故言家邑
以表大小都耳引春秋者證諸侯以臣為官故荀偃
自於晉侯稱官畿內諸侯臣亦稱官此經是也荀偃
對河神故稱其君名諸侯於外事皆稱會臣言先後
者先後謂左右謂荀偃左右晉侯也七命賜國註
王之卿六命出封加
一等者鄭司農云出就侯伯之國疏註王之至之國
後鄭所云皆據典命而言以其王之卿六八命作牧
命出封加一等即七命是

註

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鄭司農

云一州之牧王之三公亦八命

疏註謂侯至八命○釋曰案曲禮云牧

於外曰侯是牧本爵稱侯矣一州二百一十國選賢
侯為牧今鄭兼言伯者牧用侯伯不定其牧若有賢
侯則用侯若無賢侯則用伯可也故鄭兼言伯其牧
下二伯亦或用侯或用伯故詩旄丘責衛伯鄭云衛
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時為州伯是牧下二伯亦
甲侯也云加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者侯伯七命今云
八命作牧明是侯伯加命也云得專征伐者案王制
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並據州牧而言以其弓
矢之賜州內有臣殺君子殺父不請於天子得專征
伐之先鄭云一州之牧牧養也即大宰一曰牧以地
得民是也云王之三公亦八命作伯註上公有功德者加
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

萬曆二十二年刊

周禮注疏卷六

三十一

伯疏 是上公矣今云九命明有功德加二命為二伯

也二伯之文出於曲禮案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

職方鄭引公羊傳云自陝以東周公之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是東西二伯也云得征五侯九伯者僖公

四年左氏傳云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曰五侯九

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賈服云五等諸侯九州之

伯若然與天子何殊而為夾輔乎故鄭以為五侯者

九州有九牧牧即侯但二伯其分各得四侯半侯不

可分故二伯皆言五侯也言九伯者九州有十八伯

各得九伯故云九伯也此二伯其有違逆者各征半

天下故云五侯九伯而實征之也引之者證二伯尊

得征半天下之事也先鄭云長諸侯為方伯者公羊

傳云上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方伯可及州牧并二

伯故云方伯伯長也 以玉作六而以等邦國 等猶齊

也是 一方之長也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等也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等也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等也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萬曆二十五年刊

禮記卷之六

三

倉齊等者案禮記雜記贊大行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上左右各寸半其長短即玉人之云皆依命數是其

主法也既命諸侯當 王執鎮圭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齊等之使不違法也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為瑑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齊等也 疏 王之鎮

其上也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圭長九寸

疏 公二至九寸

○釋曰此所執謂朝時案聘禮禮記及典瑞所云者是已下皆據朝時也云公二王之後者按孝經援神契云二王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是二王後稱公云及王之上公者典命上公之禮及此上之九命作伯皆是王之上公也云雙植謂之桓者桓謂若屋之桓楹按檀弓云三家視桓楹彼註四植謂之桓者彼據柱之豎者而言桓若豎之則有四稜故云四植植即稜也此於圭上而言下二稜者圭不見唯有上二稜故以雙言之也云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者以其宮室在上須得桓楹乃安若天子在上須諸侯衛守乃安故云安其上也云桓圭蓋亦以桓為瑑飾者以無正文故亦云蓋也云圭長九寸者案玉人云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信當為身聲之誤也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為象布

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信音身行下孟反疏至七寸

○釋曰鄭必破信為身者古者謂申字音為信故此人身字亦誤為信故鄭云聲之誤也云身圭躬圭蓋皆象以人形象致飾者以其字為身躬故鄭還以人形解之云文有麤縻耳者縻細也以其皆以人形為飾若不麤縻為異則身躬何殊而別之故知文有麤縻縻為別也云欲其慎行以保身者此則約上下圭為義既以人身為飾義當慎行保身也云圭皆七寸者案玉人云信圭躬圭七寸侯伯守之是也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為飾或以蒲為瑑飾璧皆徑五寸不執

圭者未成國也疏穀所至國也○釋曰穀所以養

穀為飾或以蒲為瑑飾者此亦無正文故亦言蓋以疑之言或者非疑以其二玉用物不同故云或耳云

璧皆徑五寸者按玉人爛脫大行人有五寸之文也
云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者據上文五命賜則是未成
也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 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摯音至 **疏**摯之至自致○釋曰此亦與下為總
本或作贄 日案下文有孤執皮帛而此云以禽者
據羔已下以多為主也案莊公傳男贄大者玉帛小
者禽鳥尚書五玉亦云贄則玉亦是贄此上下文玉
為瑞禽云摯者此以相對為文故王以下言瑞天子
受瑞於天諸侯受瑞於天子諸臣無此義故以摯為
文鄭云摯之言至執之以自致者案士相見新升為
士皆執摯乃相見卿大夫亦然至於五等諸侯相聘
天子及相朝聘皆執摯以自致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
乃得見主人故以至解摯也

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註

皮帛者束帛

而表以皮為之飾皮虎豹皮帛如今璧也羔

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

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

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畫之者自

雉以下執之無飾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摯以布不

言績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然則天子之孤

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與此孤卿大夫士

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凡摯無庭實○介音界或作

既反與 **疏** 註皮帛至庭實○釋曰凡此所執天子之

音餘 臣尊諸侯之臣卑雖尊卑不同命數有異
爵同則摯同此文雖以天子之臣為主文兼諸侯之
臣是以士相見卿大夫士所執亦與此同但飾有異

耳鄭云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為之飾者案聘禮束帛加璧又云束帛乘馬故知此帛亦束束者十端每端丈八尺皆兩端合卷總為五匹故云束帛也言表以皮為之飾者凡以皮配物者皆手執帛以發命而皮設於地謂若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馬設於庭而圭璋特達以升堂致命也此言以皮為之飾者孤相見之時以皮設於庭手執束帛而授但皮與帛為飾耳云皮虎豹皮知者見禮記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且皮中之貴者勿過虎豹故知皮是虎豹皮也云帛如今璧色繪也者但玉有五色而言璧色繪蓋漢時有璧色繪故鄭舉以言之故云如今璧色繪其璧色繪未知色之所定也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其類者凡羊與羔皆隨羣而不獨故卿亦象焉而不失其類也云鴈取其候時而行者其鴈以北方為居但隨陽南北木落南翔水泮北徂其大夫亦當隨君無背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者但雉性耿介不可生服其士執之亦當如雉耿介也君致死失節操也云鶩取其

之時執鶩鶩即今之鴨是鶩既不飛遷執之者象庶人安土重遷也云雞取其守時而動者但工或為君興其巧作商或為君與販來去故執雞象其守時而動云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謂衣之以布而又書之者鄭意以經所執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同欲見飾之有異耳云自雉下執之無飾者欲見天子士諸侯士同皆無布飾以其士卑故不異又引士相見已下者欲以天子諸侯卿大夫飾擊者異明天子孤諸侯孤皮亦不同此約卿大夫以明孤無正文故言與以疑之也云此孤卿大夫士之摯皆以爵不以命數者但天子孤卿六命大夫四命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諸侯孤四命公侯伯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但爵稱孤皆執皮帛爵稱卿皆執羔爵大夫皆執鴈爵稱士皆執雉庶人已下雖無命數及爵皆執鶩天子諸侯下皆同故云皆以爵不以命數也云凡摯無庭實者案士相見皆不見有庭實對享私覲私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

商曆二十一年刊

周禮注疏卷之八

三十一

四方註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書曰周公植璧秉

注是也

○坐才臥反後神坐放此疏○禮謂至是也

植音值又時力反又音置○釋曰言作六

器者此據禮神則曰器上文人執則曰瑞對此文義

爾若通而言之禮神雖不得言瑞人執者亦曰器故

聘禮云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尚

書亦以五瑞為五器卒乃復是其人執亦曰器也云

禮謂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者此以玉禮神在作樂下

神後故鄭註大司樂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

玉而裸焉是其以玉禮神與宗廟裸同節若然祭天

當實柴之節也云書曰周公植璧秉圭是也者此金

滕文彼以周公請天代武王死之說為三壇同墀又

為壇於南方周公於前立焉告大王王季文王故植

璧於三王之坐秉植圭引之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

地以青圭禮

玄璜禮北方

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正極

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禮東方以立春

謂蒼精之帝而太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

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

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

萬曆二十一年刊

才宗反璋音章琮音虎璜音黃混是本反疏○此禮

本又作崑音昆倫音倫本又作崑魯門反疏○至半見

○釋曰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墜大帝在北極者也者青圭已下有五天明此蒼璧禮天者是冬至祭圓丘者案大司樂云以雷鼓雷鼗雷門之舞冬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是也云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崐崙者也者崐崙與昊天相對蒼璧禮昊天明黃琮禮崐崙大地可知故大司樂云以靈鼓靈鼗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是也故鄭彼云天神則主北辰地不則主崐崙是即與此同也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者此已下皆據月令四時迎氣皆在四立之日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言之也知皆配以人帝人神者亦據月令四時十二月皆陳人帝人神彼止為告朔於明堂及四時迎氣配天帝而言告朔於明堂告五人帝告五人神配以文王武王必知迎氣亦有五人帝五人神者以其告朔入明堂至秋總享五帝於明堂皆以五人帝五人神配天若然迎氣在四郊還是迎五天帝明知五人帝五人神亦配祭可知以其自外至者無主不主

赤精白精黑精者皆據春秋緯運斗樞云大微宮有五帝座星又耀鉤亦云靈威仰之等而說也云禮神者必象其類者即璧圓已下是象其類也案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是璧圓也云琮八方象地者天圓以對地方地有四方是八方也云圭銳象春物初生者雜記贊大行云圭則上左右各寸半是圭銳也云半圭曰璋者案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兩圭半四圭又云圭璧以祀日月是一圭半兩圭又云璋邸射以祀山川是璋又半一圭故云半圭曰璋公羊傳亦云寶者何璋判白亦半圭曰璋云象萬物半死者夏時齊麥死是半死云琥猛象秋嚴者謂以玉為虎形猛屬西方是象秋嚴也云半璧曰璜者逸禮記文似半圭曰璋也云冬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者列宿為天文草木為地文冬時草木枯落唯天上列宿仍在故云唯天半見故用半璧曰璜也此六玉所用則上璜與此同唯上圭下璧與此違者鄭彼註云上宜以

蒼壁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彼上下之神是日月故陳玉與此不同也此經神不見中央合樞紐者此四時迎氣皆在四郊卜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註云黃帝亦於南郊是也易云天玄而地黃今地用黃琮依地色皆用蒼幣而天用玄者蒼玄皆是天色故用蒼也

各放其器之色

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放

反疏皆有至之色○釋曰言皆則上六玉所禮者皆有性與幣也言各放其器之色則上蒼壁等六

器所有牲幣各放此幣之色○註幣以至酬幣○釋曰知幣是從爵非禮神者若是禮神當在牲上以其神幣與玉俱設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牲是帛在牲上今在下明非禮神者也云若人飲酒有酬幣者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明此幣既非禮神之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以天產幣之從爵也

陽德以和樂防之

鄭司農云陰德謂男女之情天

性生而自然者遇時則奔隨先時則血氣未定聖人為制其中令民二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以防其淫泆令無失德情性隱而不露故謂之陰德陽德謂分地利以致富富者之失不驕奢則吝嗇教以和樂防之樂所以滌蕩邪穢道人之正性者也一說地產謂土地之性各異若齊性舒緩楚性急悍則以和樂防其失令無失德樂所以移風易俗者也此皆露見於外故謂之陽德陽德陰德不失其正則民和而物各得

其理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玄謂天產者動物謂
 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陰德陰氣在人
 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使動過則傷性
 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
 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節之如是
 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而能育其類○為制于為反其
 中丁仲反又如字
 命力呈反下同淫泆如字本亦作佚滌徒歷反邪疏
 似嗟反道人音導悍戶幹反劉音旱戚音胡板反疏
 註鄭司至其類○釋曰天產地產與陰德陽德無正
 文故先鄭後鄭各以意解之不從先鄭天產是天生
 自然者以其天產地產相對而言
 合而生不由人之營

即植物九穀之屬是也故天產地產皆不從先鄭也
 其陰德陽德後鄭又不從先鄭者但言德者謂在身
 為德今先鄭以陽德為分地利以致富以身外解之
 與陰德為不露見自相違即知陰德為男女之情亦
 非故後鄭皆據人身陰陽之氣解之先鄭一說地產
 謂土地之性此說地產與天產天性而自然何異故
 後鄭亦不從也先鄭又云故曰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者取下文釋此也玄謂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者
 馬牛羊豕犬雞竝自然陰陽配合而生故謂之天產
 然萬物蠢動者皆自然配合獨言六牲者但以此經
 云以天產作陰德據人所膳食作動身中陰德故據
 六牲而言也云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者九穀竝
 是人所種植故云植物然草木皆地產今獨言九穀
 亦據此經云作陽德謂食之作動人身中陽德故據
 九穀而言也云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
 故食動物作之使動者以其陰主消物是虛純虛則
 劣動物是陽故須食動物六牲作之使動也云過則
 傷性制中禮以節之者過謂氣太過太過則傷性傷

性則奢泰僭濫故制中禮以防之禮言中者凡人奢則僭上儉則逼下禮所以制中使不奢不逼故以禮為中也云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者案禮記玉藻云顛實陽休是陽主盈滿故云陽氣盈純之則躁者陽氣主動不兼陰氣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知植物為陰者見聘禮致饗餼醢在碑東醢在碑西醢是穀之所為是穀物為陽之義也而此云植物陰者此以動植相對故動為陽植為陰彼以醢醢相對故醢為陽醢為陰也云過則傷性者謂太靜為傷性樂為陽故制和樂以節之陽氣盈案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故樂能損盈陰氣虛樂記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故禮能濟虛云如是然後陰陽平情性和者謂陰氣虛濟之使盈陽氣盈損之使虛故云陰陽平情性和也云而能育其類者即下文合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天地之化已下是也

以事鬼神以諧萬民

損盈並

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能生非類曰化生其種曰產

章勇疏以禮至百物○釋曰上文云中禮和樂是禮反疏樂教世法故此經以禮樂並行以教使之得所萬物感化則能合天地之化謂能生非類也又能生其種故云百物之產又以禮樂事鬼神則尚書云祖考來格之等是也云以諧萬民者則尚書云庶尹允諧是也云以致百物者則尚書云百獸率舞之等是也○註禮濟至曰產○釋曰禮濟虛樂損盈此樂記所云禮減而進以進為文者是禮濟虛進謂濟益是禮當濟益其虛使之實滿又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者是樂損盈及謂自抑止是樂當自抑止使盈而不放溢也云並行則四者乃得其和者言並行謂禮樂並行以教世則天地之間使不盈不虛折中得所則四者乃得其和也言四者謂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共為一以事鬼神為二以諧萬民為三以致百物為四也知化產共為一者以其化與產氣類相似故為一也云能生非類曰化者凡言變化者變化相將先

變後化故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鄭曰動動人心也
變改惡為善也變之又則化而性善也又與鳩化為
鷹之等皆謂身在而心化若田鼠化為鴛雀雉化為
蛤蜊之等皆據身亦化故云能生非類曰化也易云
乾道變化亦是先變後化變化相將之義也云生其
種曰產者卵生胎生及萬物草木但如本者皆曰產
也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眠滌
濯泣玉鬯省牲鑊奉玉盥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
之大禮註執事諸有事於祭者宿申戒也滌濯既祭
器也玉禮神之玉也始泣之祭又奉之鑊烹牲器也
夫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以為祝辭治猶簡習也
豫簡習大禮至祭也

位作立鄭司農讀為位位視也○省本又作音司息
并反後省牲鑊皆同
鑊戶郭反盥音各下同詔相息亮反註下同後疏凡
詔相皆放此滌古愛反本或作概亨普庚反祀
至大禮○釋曰此亦法三才故享大鬼在其中帥執
事而卜日者謂祭三者鬼神之時祭前十日大宗伯
先帥執事有事於祭者共卜取吉日乃齊云宿眠滌
濯者謂祭前一宿視所滌濯祭器看潔淨以否云泣
玉鬯者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
而有鬱鬯但宗廟雖無禮神王仍有圭瓚璋瓚亦是
玉故曲禮云玉曰嘉玉郊特牲云用玉氣是也云省
牲鑊者當省視烹牲之鑊云奉玉盥者此玉還是上
文所泣者盥謂黍稷天地當盛以瓦簋但盥與上鬯
互見為義皆始時臨之祭又奉之詔大號者謂大宗
伯告大祝出祝辭也云治其大禮者謂天地人之鬼
神祭禮王親行之為大禮對下小宗伯治小禮為小
也詔相王之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
則又相之○註執事至視也○釋曰案大宰云祀五

帝前期卜日帥執事而卜日註云執事宗伯大夫之屬此註云執事諸有事於祭者二註不同者以其大宰不掌祭事故云執事大宗伯太卜之等卜日而已此大宗伯主祭祀之事故總諸有事於祭者也云滌濯漑祭器也者此滌濯此是蕩滌以少牢有概祭器故據而言之概卽拭也云玉禮神之玉也者卽蒼璧黃琮青圭赤璋之等及四圭兩圭之類皆是禮神置於神坐也案九嬪職云贊玉齋註云玉齋玉敦盛黍稷與此註玉爲禮神之玉齋卽非玉敦所飾註不同者彼九嬪所贊贊后設之據宗廟宗廟無禮神玉則玉齋不得別解故爲玉敦此據天地爲主有禮神玉故與齋別釋也大宰云祝五帝贊玉幣爵之事註云三者執以從玉至而授之彼所執據五帝此所奉據昊天與崑崙故不同云始涖之祭又奉之者鄭據註云涖涖臨視也直視看而已下云奉據手執授玉故云祭又奉之云鑊亨牲器也云鑊卽鑊在廟門之外東壁也云辨六號一

五曰齋號六曰幣號之等是六號之大者也云以詔夫祝以爲祝辭者經云詔大號大祝是事神之八及辨六號故知所詔是詔大祝爲祝辭祝辭則祝版之辭是也云羣臣禮爲小禮者則小宗伯小祝行者是也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註王有故代行其祭事○

音預疏王有至祭事○釋曰攝訓爲代有故者謂下同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量人云凡宰祭與鬱人受嘏歷而皆飲之註云言宰祭者冢宰佐王祭亦容攝祭此宗伯又攝者冢宰貳王治事宗伯主祭事容二官俱攝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故兩言之

註薦徹豆籩王后之事疏凡大至籩徹○釋曰夫地及社稷外神等后夫人不與此言凡大祭祀王后不與謂后應與而不與又云大祭祀明非羣小祀則大祀者唯宗廟而已則攝而薦豆籩徹者鄭云薦徹豆籩王后之事是王后有故宗伯攝爲之凡祭祀皆先薦後徹故退徹奠在下也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註

載為也果讀為裸儀王裸賓

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言為者攝酌獻耳拜送則王

也鄭司農云王不親為主○果音裸又古亂反國夫

至載果○釋曰此大賓客對文則賓客異散文則通

故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脩道委積是賓客為諸侯

通也大行人云大賓為五等諸侯大客即謂其臣是

賓客異也案大行人云王公之禮再裸而酢此再裸

者有后裸則亦攝為之內宰贊之侯伯一裸而酢子

男一裸不酢此皆無后裸王不親酌則皆使夫宰宗

伯攝而為之○註載為至為主○釋曰知代王裸賓

客以鬯者見鬱人宗廟及賓客皆以鬱實彝而陳之

即大行人所云裸與此裸皆用鬱鬯也云君無酌臣

之禮者見燕禮大射諸侯禮

主人是諸侯君不

天子君亦不

者以其言代而為裸即是直裸不拜案鄉飲酒燕禮

大射賓主獻酢皆拜送其送是王自為之以其恭敬

之事不可使人故也引司農在下者不親

為主即君不酌臣義合故引之在下也

朝覲會同

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註相詔王

禮也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相者五人卿為上擯

大喪王后及世子也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

之檀弓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紼衣○曰擯必

作賓同紼疏朝覲至如之○釋曰朝覲會同即兼四

側其反疏時朝覲云則為上相者此則大行人云

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是也云大

喪亦如之者后及世子喪王為此主哭及拜賓則宗

伯亦為上相也云哭諸侯亦如之者謂諸侯薨於本

國赴告天子天子為位哭之大宗伯亦為上相與王

萬曆二十九年刊

司禮監注疏卷七

禮記

為擯耳。○註相詔至紼衣。○釋曰為相詔王禮也者。經三事為相皆是詔告王禮也。云出接賓曰擯者。據大行人云。擯者五人。四人三人而言也。云入詔禮曰相者。此據司儀云。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是入廟詔禮曰相。此對文義爾。通而言之。出入皆稱擯也。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者。依大行人擯上公而言。此大宗伯為上擯。若大朝覲則肆師為承擯。四時來朝。小行人為承擯。案覲禮。齊夫為末擯。若待子男則三人是矣。若侯伯四人者。加一士。上公五人者。加二士。今鄭云相者五人。卿為上擯。據此大宗伯是卿。故指此上擯而言也。云大喪王及后世子也者。以其與王為上相則至在矣。而云大喪則是王后及世子矣。亦得見大喪所相。或嗣王則大喪中兼王喪也。云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者。若來朝薨於王國則王為之總麻。不應直哭之而已。故引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紼衣。案彼字以其遙哭諸侯。不合加麻經。

註 饋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饋者。進

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

焉。○假音格。至也。依於登。○疏饋進至祭焉。○釋曰。反鄉許亮反。策初革反。○疏饋進之也者。以命諸侯。故知饋謂進使前以受策也。云王將出命假祖廟者。若諸侯命臣。則因祭宗廟命之。則祭統十倫之義。五曰見爵賞之施焉。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者。再拜受書以歸。又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者。諸侯命臣。必於祭時。若天子命臣。不要。在祭時。欲命臣。當時為祭。以命之。故洛誥成王命周公。後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策。逸祝策。惟告周公。其後註云。告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是非時而特假祖廟。故文武各騂牛也。云立依前南鄉者。此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凡

封國命諸侯王位讓繡依依前南鄉是立依前南鄉
之事也云儻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肉史由王右
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者史由王右以
策命之者此案觀禮天子使公與史就館賜侯氏命
服時史由公右執策命之又案祭統云祭之日一獻
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
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天子無降立之事其餘則
同命諸侯之史當王右以策命之云降再拜稽首登
受以出約僖二十八年王命晉侯之事案彼傳云王
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當時晉侯降再拜
稽首祭受策以出據彼文也云此其略也者但命諸
侯其時威儀更有委曲今所言不盡故云略也云諸
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者祭統所云者是也 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
備也上帝五帝也鄭

望五嶽四鎮四瀆

疏故謂至四瀆○釋曰此後是祈禱之名是以知是凶裁以謂

年穀不熟裁謂水人也云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
禮不如祀之備者但祈謂祈請求福得福乃祠賽之
祠賽則備而與正祭同故知禮不如祀之備也云上
帝五帝也者案禮器云祀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風
雨寒暑非一帝之所能為此祈請亦是求風雨寒暑
時非一帝故知是五帝也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
後鄭不從者禮無祭海之文又山川稱望故尚書云
望秩于山川是也玄謂四望五嶽四鎮四瀆知者祭
山川既稱望案大司樂有四鎮五嶽崩四瀆又與五
嶽相配故知四望中有此三者言四望者不可一往
就祭當四向望而為壇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
疏后土至食者○釋曰大封謂
土神也黎所食者

命其出封皆加一等是其大封之事對封公卿大夫
為采邑者為小封云則先告后土者封是土地之事

故先以禮告后土神然後封之也註云后土土神也
黎所食者言后土有二若五行之官東方木官勾芒
中央土官后土此等后土土官也黎為祝融兼后土
故云黎所食者若左氏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彼
為后土神與此后土同也若句龍生為后土官死配
社即以社為后土其實社是五土總神非后土但以
后土配社食世人因名社為后土耳此註本無言后
土社寫者見孝經及諸文註多言社后土因寫此云
后土社故鄭答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為社王夫
封先告后土玄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鄭又答
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為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
句龍為土官後轉為社世人謂為后土無可怪此中
后土不得為社者聖人大平制禮豈得以世乃頒祀
人之言著大典明后土土神不得為社也

于邦國都家鄉邑

都家之鄉邑謂王

頒讀為班其當祀及其禮

疏 頒讀至采地 釋曰云頒讀為班者鄭於
禮者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既班其祀亦班禮也
之故連言禮也班禮謂若諸侯不得祭天地唯祭社
稷宗廟五祀之等二王後與魯唯祭天仍不得祭地
大都亦與外諸侯同其禮者若獻尸上公九侯伯七
子男五皆大牢之屬是也其小都與家則依卿大夫
之獻亦大牢也云都家之鄉邑謂王子弟以下者鄭
悉經鄉邑六鄉六遂非都家之內鄉邑故以明之謂
都家之內鄉邑耳其都家之內鄉邑未必一如六鄉
六遂家數但采邑之內亦有二十五家為里以上以
相統領故一成之內得有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
人發兵及出稅之法即謂之鄉邑也謂王子弟者以
親疎分為大都小都家邑三處食采地言及公卿大
夫采地者謂若載師職公
大都卿小都大夫家邑也

